

成吉思汗

萬耀煌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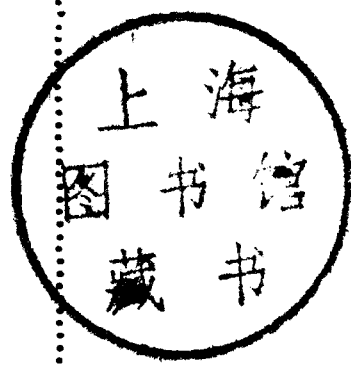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0 2408B

成吉思汗

目次



布爾霖著
沈穎譯

序	一——四
蒙古全盛時代圖	
第一章 成吉思汗之身世	一——二
第二章 成吉思汗之法律	一三——一八
第三章 成吉思汗對戰爭之準備	一九——二八
第四章 成吉思汗對戰爭之實施（上）	二九——三六
第五章 成吉思汗對戰鬥之實施（下）	三七——四二
第六章 結論	四三——四六
附錄 蒙古戰法之研究（計十一則）	四七——七八

美拉姆著
郭道武譯

成吉思汗

序

中國之兵學，至孫子而集理論上之大成；至元太祖成吉思汗，而呈實踐上之巨觀。此兩人者，遙遙相距千祀，一則援筆以言，一則仗劍以行，卒以造成歷史上中國軍威震轢歐亞之偉業，發揚數千年中國兵學蓄精養銳之奇輝。雖然，當公元十三世紀成吉思汗及其子孫之威震萬邦之際，人第歸功於其兵多將衆，甚且僅目爲蠻騎標掠之長，固未嘗識其以軍略勝也。此等警說，埋沒英雄者數百年，直至近人柏力（Bury）于「羅馬帝國之衰亡書中」，始上蒙古將帥以軍略家之尊號，且謂其時蒙軍佈置之精密，戰略之優良，匪獨並世歐洲，任何軍隊，所不能企，且亦非歐洲任何將帥之眼光所能及。歐洲將帥，自腓特烈第二以降，就韜略論，無一足與蒙軍將領相頡頏者。我國清代顧景范著「讀史方輿紀要」，亦極稱道元代軍略之良，謂其用兵，奇變恍惚，不可端倪，所出之道，皆師心獨往，所向無敵。然猶未識其術實與中國孫子不謀而同，英儒威爾斯著世界史，始稍稍指出成吉思汗屢與金人戰，頗獲中國所有之軍事學。然猶未明言其淵源孫子，十三篇之言，實爲其成功之註腳也。

謹以稽諸史乘而可徵者，分晰如左：

一曰始計周密。成吉思汗每於興師之前，必詳偵敵國內情及軍備，地理，給養等，

綜合研究，然後定策。史稱其攻歐計劃，即經多年之籌慮，始乃成之。熟知彼己，斯能百戰不殆，故一旦兵臨敵國，立奏破竹之效，此孫子所謂以『廟算勝』者也。

二曰重謀任間。成吉思汗之作戰，既慎始計，故重謀報。其任間也；或取之於鄉，或因材於敵；或令生反，或令死殉。千術萬態，詭秘無端。殆又不祇如孫子所示五異其種者。

三曰拙速詭變。成吉思汗之進兵也，如颶風迅雷，千里瞬至，鷹鷂一擊，往往覆敵於猝不及防。其用兵之神捷，實開近代閃電戰之儀型。斯固由其馬術之精良，而實亦孫子兵利拙速之理也。至若兵爲『詭道』，孫子坦率言之，成吉思汗則終身行之，意圖混一漠北，而先兒附於王罕；意圖問鼎中原，而先稱臣納貢於金。此孫子所謂『能而示之不能；用而示之不用』也。成吉思汗即定西遼，力馴金夏，霜鋒之劍已向夙所敵視之花刺子模。時摩訶末之勢焰方張，國境廣袤萬里。成吉思汗乃故遣使獻物，而致詞曰：『我知君國大而勢強，甚願與君修好』。且告以已統治北方之諸民族，戰士如蟻垤之衆，財富如金穴之多，絕無覬覦他人土地之意念。情辭懇懇矣，乃轉瞬而兵加焉。此孫子所謂『近而視之遠，遠而視之近』也。迄乎蒙商被戕於訛答刺，與花刺子模之國交既破，成吉思汗乃猶嚴飭所部遜詞避戰（如藍的蒙將才亦避擊摩訶末追軍之事），而一面則遣謀離間摩訶末母子之情，使其自相猜貳，終以雷摧霆擊，立趣此巨邦於瓦解。此又孫子所

示「強而避之」，「卑而驕之」，「親而離之」之詭道也。

四曰殲滅主義：成吉思汗之對付敵國，輒採近代型之殲滅主義。破壞建設，屠戮人民，軍行所至，往往百年不遺噍類。此似與孫子不得已而非流血不獲保全，則亦不憚言「侵掠如火」，「千里殺將」矣。故成吉思汗之殲滅主義終可與孫子之學說通，即其他之用兵將將，全部之軍事行爲，亦靡不可在十三篇中得其根據。

嗟夫！成吉思汗之雄風邈矣，其果嘗寢饋於孫子之學說與否？誠弗敢臆斷；而其必深胎厚息於我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戰勝攻取之戰爭經驗，則爲我所敢確斷者也。

邇時國人之研究兵學，一如研究其他之科學理論，動必取資外國，傾倒異域，一若中國之果無科學，果無兵學者然。中國其果無兵學耶？讀孫子十三篇之言而進索成吉思汗所以發揚之蹟，可以省矣！中華民族其無前途耶？觀我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威懾兩洲之烈，亦可以省矣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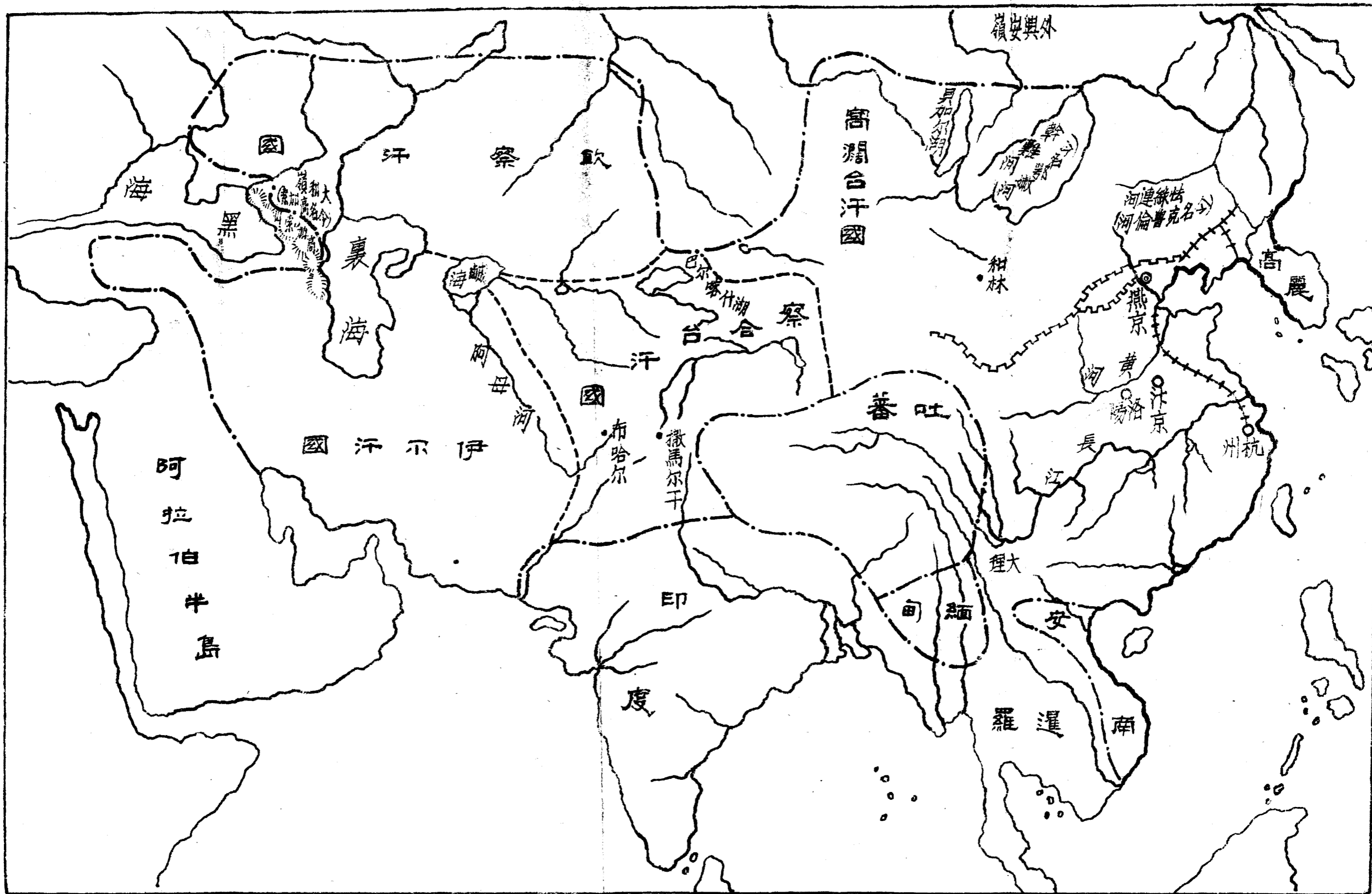
耀煌奉命歷主陸軍大學及中央軍校教育，因獲與歐美軍學碩彥交遊，校聘各國顧問，尤與余日夕共其研討。諸君子者，於成吉思汗之戰略戰術，咸極推崇，謂歐洲後起諸雄，如亞德爾夫，腓特烈大王，拿破崙，蘇伏羅夫之用兵制勝，舉不出其範圍，即下逮今日。火器雖日異月新，而一般之原則，終亦無以易也。故現代歐美軍學界，莫不知有成吉思汗，且莫不精研成吉思汗云。而吾友布爾霖將軍，治其學尤勤劬有得。余以是恆

嘆前賢之休烈，乃弗彰於祖國，而弘揚於異邦，斯真吾輩之羞！而彼迷新好異者之所爲，則尤所謂豔鄰家之珍，而棄祖傳之寶者已。

癸未之歲，布氏應邀至蓉講學，相偕小息青城，山深夜靜，風雨聯床，復與縱論及此，各抒所得，契合甚多，因促出其所學，著之爲書，布氏以資料缺乏，允陸續成之，氏壯歲在俄服務，頗著軍功，暮年歸化吾華，沉潛兵學，耀煌長教陸軍大學時，佩其治學之篤，誨人之勤，相與討論，交誼日厚，氏固忠學術重然諾者，青城別後，適其長子在抗日空戰中殉職，喪明之痛暮景愴然，遂就養次子，移居印度，在氣候酷熱心境悽愴之下，仍能定期撰稿郵寄蓉城，耀煌因囑沈教官穎譯之以成是書，其篤學守信之精神，尤可敬也，比卽刊印，并述微意於其簡端，今奉派承乏中央訓練團教育長，偶檢行篋得是書，復囑友人童蒂卿先生校之，再版發行，國難方亟，前徽未遠，有心之士，其同感於茲篇之作，而投袂奮起哉！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黃岡萬耀煌序於南京中央訓練團

蒙古全盛時代圖



第一章 成吉思汗之身世

成吉思汗之父，乃某一蒙古部落之汗。母氏系出蔑爾乞族，剛毅過人，饒有智略。成吉思汗生於一一六二年，（或謂一一五五年）。適其父也速該與鄰仇鐵木真戰，獲勝歸來，見得一子，因以鐵木真名之，用作復仇戰勝之紀念，鐵木真一字，猶言精鋼，或照中國解釋爲世間卓越超羣之人。

鐵木真幼年之生活教育，與其部族內之一般兒童，並無二致。童時已担负衆多之任務：於附近小溪內捕魚；照管牧場上之牲畜；時須乘馬在草原奔馳，尋覓亡失之牛羊，或新牧場，以便畜羣之牧放。在此種旅外之奔波內，往往多日野外露宿，無火取暖，或烹煮食物。但彼對於繼續數日之鞍馬生活，業已相慣成習。有時三四日無食物果腹，亦不以爲意。此種生活上之鍛鍊，遂使其身體，忍苦耐勞，健壯異常，對於無論任何環境，均能適應。未幾，以一羸瘦，機智，強力耐勞之青年，一躍而爲族內少年之首領。精於射事，僅較其弟哈撒兒略有遜色。而哈撒兒除射箭外，自認餘者，均不及乃兄。弟兄間，情感密切，友愛異常，往往共同對抗其異母諸弟兄。其間，因鐵木真所捕之魚被竊，曾發生最激烈之衝突，將其異母弟射死。仁慈二字，在此類遊牧青年之眼中視之，可謂毫無價值，而對於罪惡之膺懲，則認爲理所當然也。但在此次衝突之後，鐵木真之行

爲，稍趨慎重，雖遇有較此更大之爭吵，亦絕不魯莽從事。

鐵木真十三歲時，其父也速該於一蒙古仇人之幕內，中毒身死。族內諸人，恐嗣子年幼，不能繼承父業，保障部族之利益，遂四向分散。鐵木真之母，賢慧多能，剛健過人，當設法安撫，竟將族內勢力強大之人士，勸止之，未得他去。

蒙古部族，於其祖合不勒罕及其父也速該生時，已轄有廣大肥沃之牧地，由貝加爾湖起，至興安嶺爲止，適與戈壁沙漠爲界，位於怯綠連及斡難兩河間之盆地。其他遊牧部落，均望之豔羨垂涎，現既由年幼之鐵木真統治，均思奪取之，攘爲己有。

鐵木真最危險之敵人，爲泰亦赤兀部長塔兒忽台，乃蒙古之世仇。伊曾設法誘致鐵木真部有勢力之數人來歸，並對年青之蒙古汗鐵木真，突施侵襲。鐵木真不敵，遂率諸弟出亡，泰亦赤兀部追躡其後，揚言僅對鐵木真一人。鐵木真爲恐危及諸弟，遂隻身離去，深入山中，漂泊數日，終爲塔兒忽台所獲，以枷鎖加項，淪之爲奴，在戰勝者之前，服行賤役。未幾，塔兒忽台出發，奪取鐵木真之牧羣，歸後，慶祝戰勝，遣鐵木真於幕內，派人監守之，鐵木真藉一兵士之助，得以逃匿。嗣與諸弟會合，遷入安全地帶。由此鐵木真方開始奮鬥生活，直至其逝世爲止。

以一少年而爲部長，欲求取生存，保障所繼承之權益，其艱難自不待言狀。以言左右，無可資依賴及信託者。自牧羣及全部財富，爲塔兒忽台劫奪後，不僅對於鄰近部落

，即在本族內，亦威望掃地。一般民衆，均不信其有保護本族利益之能力，遂對於幼主，拒絕効命。至其他部落，則回憶伊父也速該生前所施之侵凌，莫不欲對現時之鐵木真，乘機報復。甚至昔日與其父友誼密切，有相助盟好之各部長，亦坐視不肯援手，且進而有所攘奪，有時甚至公然爲敵。

鐵木真對此種明爭暗奪，不絕奮鬥者，約四年之久。終將危險可怕之敵人，予以打倒。其間，幸有少數友人，支持援助，方克略占勝利，使其充滿將來鞏固權位希望之信心。

十七歲時，與其父生前所聘鄰族之女，舉行婚禮。婚後，歸途中，遭遇蔑爾乞人之襲擊，將其妻掠去。鄰近之克烈部長，乃其父之好友，遂向之作第一次之求援，藉克烈部之兵力，擊潰蔑爾乞人，將妻奪回。此第一次之勝利，在其部屬民衆間，所生之影響甚大，開始視其爲具有保護本族權益能力之人物。未幾，於以次各戰爭內，所創造之勝利，在其本族民衆與鄰近各部落之眼中，將鐵木真之地位，更行增高。

當鐵木真之部族，往新牧地遷徙之際，泰亦赤兀部長塔兒忽台，忽率三萬騎來襲。當時，蒙古部族之騎兵，僅一萬三千名。衆寡懸殊，部族對來臨之災患，均震慄失措。鐵木真則鎮定如恆，立將所部騎兵，列隊成陣，以一翼位於林中，藉以自固，於另一翼，則以毡幕構成支撐點，由弓箭手佔領之。所有婦孺以及一部牲畜，則置於毡幕所構成

之支撐點內。鐵木真對塔兒忽台之攻擊，由正面及對側翼施行逆襲。戰鬥結果，泰亦赤兀部潰敗，蒙古人大勝。泰亦赤兀部在戰場遺屍約六千具。被虜之酋長七十名，由鐵木真用鍋烹煮之。

對世仇施用此種殘酷之懲罰，予游牧民族以強烈之印象。蒙古部族對幼主之作戰才能，方心悅誠服，相率來附。而素相爲敵之其他部落，於此次戰爭之後，亦明瞭難與爲敵，感覺威脅，遂相互結納，欲聯合一致，共同對抗。反之，則有若干其他游牧部落，對鐵木真表示同情，欲與之締結友好，取得蒙古汗之支援，藉免將來可能遭受之侵害。

以次各戰爭，更將鐵木真在各游牧部族間之威望，鞏固提高。鐵木真復與其父之友克烈部長脫斡離勒，締訂盟好。適西方之回教及佛教數部族，侵犯克烈部，攻城奪地，脫斡離勒時已年老，不能抵抗。鐵木真乃以盟好關係，出兵相助，使其復位。

未幾，長城以北游牧之塔塔兒部族侵金。金帝派將往討，因所部多係步兵，以致塔塔兒騎兵，安然逃逸，不能追及。鐵木真聞悉後，立即動員蒙古騎兵，並向脫斡離勒請求協助。脫斡離勒當派騎兵來會，共同進擊，截斷塔塔兒部之退路，使其腹背受金兵與蒙古兵之夾擊。激戰結果，塔塔兒軍一敗塗地，威力盡失，俘虜甚衆。戰勝者蒙古與克烈二部之兵額，爲之增鉅。金軍統帥於秦摺內，將戰勝全功，完全歸己。金朝對於脫斡

離勒相助之功，册授王罕封號。鐵木真助金，雖出力甚大，僅蒙授以招討使封號，一紙空文，虛無所值，因此引起蒙古人之不滿。

戰勝塔塔兒部後，各遊牧部族，對鐵木真之作戰能力，更加欽仰，奔集於其九旂大纛之下，願效馳驅者，不可勝數，鐵木真亦因需材相佐，選擇極嚴。其選用才能之標準，並非以政治財富及資望爲根據。凡此諸點，伊均認爲無關重要。其所希望任用之人材，除身體健壯外，須具有強力，智慧，堅定之意志，與不可動搖之忠誠。故於考選之際，命一般英俊，擊堅石爲粉碎，削平懸崖，阻截深水之流。對於忠誠及受命選行，無所躊躇一點，尤爲重視。對部下具有天才卓著功績者，不吝重賞。凡有勳績之臣下，均有權隨意出入大汗之帳幕，無須拘拘於一般所規定之儀則，並對於戰後捕獲之勝利品，有權儘先選取其所應得之部份，其對大汗應納所入十分之一之稅款，亦一律免繳。此外，並因伊輩忠誠無貳，不至犯有顯著罪行，故通常如伊輩犯有死罪時，均赦免之，以九次爲度。若伊輩征服某地，被賜有封地時，亦以傳繼九世爲限。

以往各部長，貪婪成性，時思攘奪，以致各部落間，常相內鬩，紛爭不已。鐵木真出，禁止各遊牧民族不得自相爭奪，遂得永弭內鬩，相安無事。彼本人以身作則，從不貪取個人之財富，此種施政方針，博得一般之好評。『每次戰後，將戰利品，就全體士兵間，作極公平之分配，凡有需要，向之請求者，均不吝賜予，甚至解衣以贈，有需馬

者，亦願下驕以授』。此乃當時一般之公論。

但蒙古人間，若有叛逆者，則認爲罪無可逭。因叛逆之行，可破壞本族全體之和平，使軍隊瀕於覆滅也。要求每一部屬，對蒙古部族及大汗，效忠竭誠，勿得違命。倘有違令，或奉行不力者，懲處不貸。甚至其長子木赤汗，統治花刺子模國，（現時之布哈爾）時，因未參加蒙古之「克魯爾台」大會，（國務會議），即命人賜死。

鐵木真對於選用軍事政治之人才，頗具知人之能。所選錄者，均極其忠誠，富有尙武之精神。

其部下英傑，最著者，爲其二弟巴爾楚與哈撒爾，使用武器，特別嫻熟。以次爲巴羊與木華黎二將，面上均留有作戰之癍痕，再次爲者別那顏與速不台巴喀都爾。

者別那顏，乃一年青熱誠勇敢之軍人，系出鐵木真之仇族，被征服後，始歸順者。速不台係烏梁海人，乃一富於智能，慎重勇敢之軍事家，在成吉斯汗以及成吉斯汗之孫巴泰施行征伐時，曾發揚其最高之作戰天才。

尙有珊彎帖卜騰格里，貪婪嫉妬，固執己見，專事造作預言邪說，在職未久，即見殺。

成吉斯汗（鐵木真）侵金時，得遼之宗室耶律楚材，正直清廉，才智過人，對於徵服各地之治理及立法等，建議頗多。

除上述佼佼者外，富有作戰施政經驗，忠勇才智之士，不可指數，此外尙任用中國巧匠，爲數亦衆。對於圍攻要塞，在敵人城下，構築塹壕，製造攻城工具，投射器械，向城內投擲引火彈丸等，均富有經驗。

舉凡儒士，文人，醫生，巧匠，經驗豐富之商人，以及對國事有用之人材，莫不百計網羅，引爲己用，授以高官厚祿，使其爲己及蒙古民衆效力。

對於宗教及其僧侶，均特別寬容，准其信教自由，舉凡佛教，回教，耶教，之教徒，以及珊蠻等，均可隨意聚集伊處，視同兄弟。就宗教上之一般措施與決定等，予以諮詢，且免除其向大汗繳納稅捐。

凡敵方之叛逆者，願向戰勝者効力時，鐵木真均廣爲利用。然以其人格卑鄙，極端輕視，永不重用。且一無需要，卽予以放逐，或誅戮之。

凡以惡行加諸蒙人，或背棄盟約者，不惟永不寬宥，且嚴加懲罰。而所施報復之對象，非僅以直接有罪者爲限，凡其所有之人民，以及同情者，不分性別，年齡，一律均被波及。

戰時，對於無抵抗希望而投降之城市或部族，有時給予寬恕之諾言。但對此種約言，履行之時極少，因彼認爲此僅戰時應爲之譎詐也。凡在交戰前，卽輸誠歸降，以後復恭順無違者，始命饒恕之。

例如一二二七年之進攻唐兀特（西夏）也，成吉思汗患病甚重，臨危前數小時，命左右云：『死後，須祕不發喪，不准舉哀，免使敵人聞悉，歡欣鼓舞。待唐兀特主布爾罕攜降表貢品出城來謁時，執殺之，並屠其城民』。

蒙古大汗對鄰近各部族，以及敵國之狀況，時刻注意，一發現有團結破裂，不能聯合一致時，對此良機，善予利用，永不輕縱，因對敵之徵服，可事半功倍也。

鐵木真既在蒙古本族間，樹立威望，鞏固政權，復徵服其他衆多遊牧部族，相率歸順，遂認爲應乘此時機，混一各部族，建立帝國，置諸統一政權之下，使各部族間，永弭紛爭，奠定亞洲平原之和平秩序。當召集各部長，舉行大會，討論推選所有各遊牧部族間最高元首之問題。「克魯爾台」大會席上，一致推戴鐵木真爲主，上尊號曰，「成吉思汗」，意卽上天所使之謂，並奉以「最高執政」及「萬民之主」各新號。此爲一二〇六年之事。成吉思汗時已四十四歲，（或謂成吉思汗彼時已五十左右）。

各遊牧部族既擁戴成吉思汗爲大汗，遂將治理各部族最艱苦之任務，加諸其身。第查此草原各部族間，關於部內生活，以及相互間關係之調整，從無任何法令或規章之存在，俾資遵據。而爲求內部之整理，則需要法令甚殷。尤以爲求在遊牧部族間，培植巨力，以期防止敵國侵凌，並進而擴張新國勢力起見，更感需要。成吉思汗對此重任，不畏艱辛，殫精竭慮，創立大法，蒙古語名曰「亞司」。其中所規定者，當然僅係根據其

個人之意見，適足反映此亞洲大帝，不僅爲一偉大之天才軍事家，且爲賢明之政治家。曾明確認定，所屬民族之內部生活，若能有正當之建制，方能保證創造作戰所需之堅強力量，茲將其法令要點，約略述明如後。

成吉斯汗臨危前，曾向其二子窩闊台及拖雷，關於國君之意義與地位，作明確之指示。其語云：『我殆至壽終矣。賴天之助，我爲汝等建一廣大帝國。自國之中央，達於諸方邊極之地，皆有一年行程。設汝等欲保其不致分解，則必須同心禦敵。一意爲汝等之友朋，增加富貴。汝等中應有一人承大位。將來我死後，應奉窩闊台爲主，不得背我遺命。窩闊台卽位後，旣爲蒙古民族之主，君臨帝國，應剛毅嚴肅，對我所定法規，不得有所違背，或擅自更改。所惜木赤及察合台二子，均不在側。我死後，應使其不違我命，勿生亂心，以免動搖國本』。

由此臨危遺命內，可以見出其用兵及治國方略之內心。

成吉斯汗曾云：『對於爾之敵人，應永遠消滅之』。其與敵戰時，從不作任何之寬恕或讓步。一方面固須消滅敵人。另一方面則須重遇友人。惟恃友人之忠誠協助，具堅定不拔之決心，以共同一致之行動，始能對敵制勝也。此種遺命，直至現今，尙奉爲作戰之基本原則。卽須先具有堅定不拔之決心，而後本照該決心，求各統兵長官，實施聯合一致之行動。

至治國方略，亦何嘗與此有異。卽意志一致，使所有一切，均服從此意志。無論任何私人意見及利益，凡足以構成國事上騷亂及敵視之動因者，均不應使之存在。國家之利益，高於一切。所有各階級私人之利益，均應服從國家之利益。

成吉斯汗一生，雖均在戎馬中渡過，與敵不斷奮鬥。然不能謂其不願和平，不喜平靜安寧之生活。彼認爲太平生活，乃戰爭之結果，乃忍受戰爭危險與剝削後，所得之獎勵。僅對敵達成完全勝利，方克享受戰勝所賜幸福太平之生活。成吉斯汗對戰爭及和平所持之見解如此。

成吉斯汗曾對中國某賢哲云：『余之使用武力，完全爲以極大之勞苦，企求而後長期之和平。爲求奠定和平，需要戰爭。草原之故老曾云：將爾無法媾和之敵人消滅後，遠近始可太平，洵非虛語』。由此足徵，成吉斯汗並非極端黷武之人，僅認爲戰爭，乃奠立和平生活之手段與工具而已。據伊之意，僅戰爭前之恐怖，與戰爭危險之脅迫，方足以維持人民和平之生活。現代一般認爲戰爭乃罪惡，可怖及不可避免之理想家，亦均同此意見。主張欲消滅此種罪惡，必須積極緝密備戰，使敵人感覺恐怖威脅而後可。俄國海軍大將馬喀洛夫，於日俄戰爭時，在旅順口海戰中陣亡，曾遺有名言，流傳極廣，卽『欲求和平，必須備戰』。

成吉斯汗雖係蒙古之天才軍事家，侵略多國，徵服億衆，當時號稱全民之主，然從

未識字，未受有現代教育，竟能發此至理名言。而現代所有之一般理論，亦不過拾其牙慧，將其所語者，予以重覆而已。

爲對成吉思汗之個性，充分說明起見，用將當時之人，關於大汗言之記載，引述如次。有花刺子模國（現時之布哈爾）商人名摩罕默德，亞勒瓦赤者，曾在成吉思汗處，供職甚久，對此震撼一世之主之言行，敘述如左：

『成吉思汗體材高大，雖已屆花甲，仍健壯有力，步武沉重，舉止笨拙如熊；狡詐如狐；毒惡如蛇；敏捷如豹，耐勞不倦如駝。對其所喜之人，獎賞之慷慨，如飽血雌虎對乳虎之愛撫。額高，鬚細長而窄，睛黃不瞬如貓。所有各部長以及士卒，畏之，甚於巨火雷電，若令十兵以當千人之敵，亦均踴躍向前，毫不踟躕，蓋因均信『成吉思汗永遠把握勝利』必能致勝也。』

第二章 成吉思汗之法律

突厥——蒙古諸族，佔居中亞細亞廣大之土地。數百年來，各爲部落，度其獨立之生活。彼此之間，因攘奪水草等，時起爭端。日常生活之標準，以及治理之方式，完全以各該部落之特殊慣例，與其部長之意見爲主。宗教信仰之不同，各部部长志趣之相異，欲求統一此各該民族，成爲一國，實感困難萬狀，障礙重重。

十三世紀，成吉思汗以其超人之天才毅力，始混一此各該部族，建立帝國，歸其統治。第欲治理此半野蠻民族，加以各該部長之志趣各異，雖以成吉思汗，對之，亦感棘手。一二〇六年所召集之各部部长大會，認爲成吉思汗乃上天所使，推戴其爲大汗。成吉思汗遂利用各遊牧民族擁戴之熱誠，以其在蒙古部族所建立之武力，混一各該部族，使之臣服，歸其統治。並頒行「亞司」大法，作爲治國法典。所謂「亞司」者，乃成吉思汗採擇各部族間最通行之慣例，參以己見而成之法律大全，其主旨不外乎爲求貫徹左列各目的：

- 一、統一各遊牧民族，使之團結堅固，合同建國；
- 二、合而爲一之各民族，須對大汗成吉思汗，忠順臣服，勿有二心；
- 三、各部族間有敵視行動，以及對同胞犯有罪行者，嚴懲不貸。

此外，成吉思汗立法之目的，尙爲根除各民族間，所有破壞健全安寧生活之惡習。對於盜竊姦通諸罪，均深惡痛絕。犯者科以死刑。若子女不孝順父母，幼弟不服從長兄，妻不服夫命，或不以資財施助貧者，或部屬對長官不敬者，均嚴厲懲處。關於蒙民縱酒一節，成吉思汗曾云：「人之縱酒致醉，譬如頭部受擊昏迷，所有智慧知識，對其均失效用」。雖如此，但對於蒙民此種弱點，尙未嚴厲取締，准每月縱酒，以三次爲度，以能完全戒絕最佳。

蒙民之另一弱點，爲懼雷電。每逢雷雨時，蒙民均以爲上天震怒，戰慄失措，相驚奔投河流湖泊，希圖避匿。此舉尤以在戰時行軍間，或戰鬥間，極易招致最悲慘之後果。爲戒絕計，遂於「亞司」大法內，禁止蒙民於雷雨時，不得有沐浴洗面以及一切沾水之行爲。

成吉思汗本人雖好勇鬥狠，慘忍無比，然對其臣民，則嚴禁有爭鬥行爲。

成吉思汗雖認爲世間僅有唯一之上帝存在，但於所定法律內，對各種宗教，尙取寬大態度，准許對宗教問題，自由研究，各教主，牧師，僧侶，回教之長老等，均被特准免服普通勞役，除去稅捐，「亞司」大法首列之各法則內，對宗教問題，曾略涉及。並可由之見出，景教所致之影響。茲引舉該法一節如次，以說明之：

「創造天地，主宰人之貧富生死，唯有上帝。對於一切，均具有無限權力，吾人須

崇奉信仰勿違。

但成吉斯汗爲預防在所屬臣民間，遺留裂痕，及釀起爭端之種子起見，不欲將信奉宗教問題，明令公佈。故「亞司」大法。亦只略爲涉及而已。

關於普通犯罪受司法裁判一節，則法律明定，須有明確之犯罪認定，方能處罰。故必須於犯罪之當時，當場，將犯人捕獲，或由犯人自認，方能處罪。但一般臣民對成吉斯汗忠誠恭順，凡犯罪者，往往卽向之自首，求請處刑。

當時之外國人士，均證稱：無論任何民族無論任何國家之內，從無忠誠服從其國君，有如蒙人者，統軍大將，雖距離成吉斯汗遠在千里之外，對於經由一普通使者所下達之命令，甚至處死刑之諭旨，均恪遵無違。

竊賊盜寇，無論隱匿何處，均難免被獲受懲。故成吉斯汗所屬臣民間，盜竊絕跡。所有帳幕住宅，載貨車輛，均向不閉鎖。凡有牲畜離羣，雜入其他牧羣者，立即由收得者，直接或經由主管官吏，返還失主。

「亞司」大法，雖對蒙民在同胞間犯有罪行者，嚴厲懲罰。然對犯有加害異族之罪行者，則完全不問。凡對異族有詐騙，搶掠，襲擊及殺害之行爲者，均不加任何懲罰。因此以全力扶助同胞，消除異族，爲原則之「亞司」大法，遂成爲蒙民生活行動之信條。

遊牧民族，好勇鬥狠，習慣性成，對於過去相互軋轢鬥爭之風，當然不能忘却淨盡。欲求其團結一致，惟有對外戰爭之一法。因對異族侵略，搶掠財富之戰爭，可以代替自族相互間習慣上因水草等時相釀起之鬥爭也。成吉斯汗深知，欲求免除自族之內爭，惟一可靠之方法，唯有驅之與異族作戰。而爲求戰爭上之勝利，必須使征服之各民族，團結一致。「亞司」大法，即所以爲貫徹達成此目的者。茲引證成吉斯汗之語如下：

「凡與朕共禍福之臣民，其忠心誠悃，與純潔之水晶無二。以後可均名爲蒙古人，使之成爲世上最強之人民。」由此語內，已可見出，「亞司」大法立法之本旨矣。

成吉斯汗以其卓越之識見，利用所頒行之法律，統一各種不同之多數民族，聯合而成爲一強大，好勇，善戰，忠誠無貳之民族，不惟用以擴張國勢，且藉爲消弭內爭，奴役戰敗者與佔有其財富之工具焉。

「亞司」大法，並規定嚴禁士兵，脫離其所隸屬之十夫長（軍事編制上之最小單位）。或在戰場上對受傷者棄置不顧，（此即團結一致之表現）。各部隊於戰鬥尙在進行，軍旗未降落之前，不得脫離戰場。無論官兵，未經長官准許，不得擅取捕獲品。

此外關於蒙民一年內各季應爲之工作分配，在「亞司」大法內，亦有明文規定。例如冬季，自大雪初降時起，至春草萌芽時止，蒙民應大舉狩獵，捕捉羚羊，鹿，野驢等

其地猛獸。春季則召開各長官會議，指示當前戰爭之目的，對各部隊爲戰鬥任務之分配，並規定其發動之日期。

因此之故，成吉斯汗部下作戰之生力軍，遂能源源不絕。而其剽悍強勁，富有紀律化之騎兵，無論在任何方面，任何地形之下，縱橫馳驟，均具有快速推進之能力焉。

成吉斯汗對此好勇鬥狠之遊牧民族，既降之以威力，繩之以法律，建立統一之帝國，遂進而建設訓練一具有尙武精神，富有最高戰鬥力與忍耐力之大軍。就當時而言，該軍之裝備極優，勇猛剽悍，機動力極強。遂能把握無數勝利，覆滅多國，使其天才軍事家之領袖，君臨萬邦。

成
吉
斯
汗

一
八

第三章 成吉斯汗對戰爭之準備

成吉斯汗一生，自幼年始，至逝世止，幾乎均在與各民族不斷鬥爭中。早年受環境所迫，爲保護個人生命，及蒙古民族之安全，卽從事戰爭。雖與各單獨游牧部落所爲之戰爭，規模極小，然亦竭力覓取盟友，以確保戰果之達成。此節不惟構成精神上之支柱，且可確免其本族與鄰近各游牧部落發生摩擦。而盟邦之友情，復無後顧之憂，得以集中精力，與當前顯然爲敵之仇族，安心作戰。有時，對於力量強大，將來可能對其發生較大威脅之部族，亦從事援助。以獲得該實力強大部族之好感與信任，藉以暫時消弭自己將來可能感受之威脅，俾便充分準備。

成吉斯汗於其父也速該逝世後，最初二五——三〇年之獨立生活行動內，已極端表現，對於軍事政治，幹練慎重，具有遠見。從未自我啓釁，凡有來侵者，始起而抗戰。然在此種抵抗行動內，每予敵重創，使之潰敗降服。

成吉斯汗二五——三〇年來，與各游牧部落所爲之小規模鬥爭，可謂爲其對以後進行大規模戰爭之準備。彼時，蒙古人已居於侵略者之主動地位。故此種小規模鬥爭，不啻成吉斯汗最佳之軍事實習學校，用以培植軍官，鍛鍊士兵，使游牧民族，一變而爲忍苦耐勞，富有作戰技巧之優秀部隊。而成吉斯汗個人，則因之獲得豐富之實際經驗，對

於軍隊之編組，裝備，指揮，行軍間之後方補給，應如何設施籌備，方能盡善盡美，軍事行動於何時開始，方為適當，以及於何種情形之下，方能於當前對敵作戰內，達成戰果，莫不暢曉精通，動合機宜。故能百戰百勝，於連年征戰之結果，遂統一中亞平原游牧之突厥，蒙古各部落，建立一人口衆多之大國。受萬民擁戴，上尊號曰「天使」。

此游牧部落，時相鬥爭，內鬩不已。成吉思汗將其征服統一，建立帝國。遂於以後進行大規模戰爭，實施侵略政策時，對根本基地，獲得堅固之保障。蒙古帝國基本領域之中亞平原，金城湯池，永息內爭。雖有少數小游牧部落，未被併入版圖，亦不敢輕舉妄動，有所企圖。因成吉思汗聲威遠及，無不知曉也。成吉思汗對其蒙古帝國，既無後顧之憂，復不感受外來之威脅，遂得集中所有之天才，智慧，安心遠征，達成其侵略之戰果。

成吉思汗此種措施，適足引起吾人對昔日亞力山大，馬其頓在與波斯王達利戰爭前，所採穩定其根本基地——希臘方法之回憶。亞力山大，馬其頓於準備此次戰爭之過程內，曾施用各種方法，安內攘外，以求希臘之安全。消滅國內之所有政敵，酌留軍隊三分之一，用以維持國內治安。並在巴爾幹半島，不斷征伐，降服鄰近之各半野蠻民族，使其無力為患。僅於國家安定，無內憂外患之際，始統率大軍，渡過達爾達尼勒，侵入波斯之小亞細亞境內。查亞力山大，馬其頓之遠征波斯，係在成吉思汗一千五百年之前

。然馬其頓之軼事，在亞洲各民族間，流傳甚廣。關於其遠征故事，除有各種文字之記載外，口頭上之傳述，亦甚衆多，即在與蒙古人鄰近之中華民族間，亦頗爲流行。而一般均知，成吉思汗左右，通曉世事之文士甚多。可能以上開馬其頓之遠征故事，向其陳述，因而倣效馬其頓，從事根據地之穩固否。

成吉思汗凡對某國進行侵略時，對於選擇開始軍事行動之時間，具有豐富之天才。其所選時機，每與敵人軍事政治上之弱點，適相吻合。例如一二一〇年之侵金也，正值金宋二國，劇戰不休。金帝雖統率三軍，然毫無軍事知識，既無指揮之才，復不准其統將自主動作，其軍隊自無戰鬥力可言。成吉思汗對此種缺乏訓練，配備不良，組織惡劣，統帥無能之金軍，自如摧枯拉朽。

又如一二二〇年之侵略花刺子模國（現時之布哈爾）也。亦係選擇該富厚大國，正值阿拉耶金，摩訶德王統治之際。摩訶德王，胆小昏庸，對於治國治軍，均無一長足述，缺乏知人善任之才，反好大喜功。左右雖不乏具有天才與豐富學識之士，例如其子真拉耶金與帖木爾滅里。然又不准伊等參與機要。作戰之際，禁止統將自主動作，必須事事請命。而其所發命令，則正與軍事情況相互背馳。摩訶德王亦明知其子真拉耶金，富有天才，智能優越，但對之作毫無根據之懷疑，不加信任，恐其取位以代。此外，宮廷內，尙分有兩派，各爭消長，內鬩不已，摩訶德之母后，系出欽察族，富有精力，奸詐成

性，由伊爲首，成立欽察一派。而花刺子模國民，則爲保全自己之利益，對該派之優勢壓迫，施行對抗，奉王子眞拉耶金爲國民黨之首領，因王子眞拉耶金之母，系出花刺子模族也。摩訶德王本身，則屈服於欽察族母后勢力之下。此種宮庭中之內爭，對花刺子模國之治理上，所生影響甚大。政治上既難求穩定，因而國防上，亦發生裂痕，無由鞏固。再者，摩訶德王對蒙古人之威力，毫無認識，遂對自己所不悉之民族，取蔑視態度，認爲不值注意，尙作侵略巴格達國之幻想。

成吉斯汗對花刺子模國內部之弱點，與摩訶德王之昏庸無能，知之甚悉。遂認爲正係征服該國，擴大版圖，奪取該國若干年來，國王與商民豐富蓄積之良機。當於一二一九年，侵犯花刺子模國之西疆。並於以次各年內，擊潰花刺子模國之軍隊，將摩訶德王驅出國外，佔領其國，劃爲行省，併入蒙古帝國版圖。

成吉斯汗派遣大將速不台，巴喀都爾與者別那顏遠征，經由太和嶺（現時之高加索）之侵入俄國南境。其目的，端在偵察俄國之眞像。蓋因此一帶區域，民族複雜，相互內鬩，未能聯合一致，團結對外，抵抗力甚爲薄弱。成吉思汗對此，雖早已知悉。然俄國之情狀如何，則尙未明瞭。爲圖將來西征，直至西海岸之歐洲各國起見，遂於一二二二年，派遣軍隊二圖民（一圖民約等於一個軍團），由大將速不台，巴喀都爾統率前往，俾便蒐集所需之各種資料。類如將來侵略所經沿途之地形，地方財富之狀況，進軍時

對蒙古軍之補給方法，各該地帶之民族狀況，以及抵抗之實力如何，作一詳盡之調查。

綜上所述，顯見成吉斯汗對侵略敵人之時機，實善於選擇。而其所以能選定適當時機，開始軍事行動者，實由於事前，對敵國內政與兵力之狀況，均有詳盡之調查，已瞭若指掌也。其所以能洞悉一切之方法，係對於外國國情調查，有完善良好之組織。管理調查之機構，各別不同。担任調查之人員，或為派駐外國之使臣，以大汗名義，餽贈禮品，作締訂盟好之建議，於需要時相互協助，於平時，則相互自由通商，或為商隊內之商人，攜帶貨品，交換貿易。所有此各項人員，均負有確定之調查使命，蒐集所需之情報資料，或探查某種固定之問題。並於各國，僱用各該國之人民，供其使用。其間尙有在各該國社會上或政府內，居顯著之地位者。伊等永久居住本國，時時遵照成吉斯汗之特別指示，供給情報。甚至有為成吉斯汗祕密服務至若干年者，對其所委調查之事項，供給確實之情報。此外成吉斯汗左右，永遠有所欲調查之各該國之知名人士，充任顧問諮議等職。此輩均與其本國，保持連絡，接待其本國使臣與商人等，時相晤聚，藉以刺探成吉斯汗所需之情報。更有進步為明瞭華北之狀況，地形，及道路起見，成吉斯汗曾巧妙利用所遭遇之最有利之機會。其造因係金與宋作戰，需要騎兵，在揚子江南地區活動。但金國缺乏騎兵，遂向成吉斯汗求援。成吉斯汗大喜，立派騎兵數萬，由大將者

別那顏統率，附以善戰之將領若干。當其助金與宋作戰之際，卽將華北之地形，險要，以及所經過之道路，詳細調查。並對於金軍之物點，組織，與指揮上之弱點，以及作戰之能力，均洞悉無遺。凡此種種，對蒙古人之侵略華北，均裨益匪淺。蓋因者別那顏對華北之地形，道路，較之金軍將領，尙爲熟習。而於戰時，則對此項調查所生之優果，莫不盡量作巧妙之利用也。

總之，成吉思汗凡欲侵略某國，對該國之狀況，卽用各種不同之方法，與由各種之來源，獲得詳確之情報。故能永遠對該國一切，均明悉無遺。既把握有如此豐富之情報資料，對於開始侵略之時機，當能作正當無誤之選定。

成吉思汗爲混一中亞草原各游牧部落，建立蒙古帝國，從事小規模討伐之際，對於蒙古軍會釐定有一定之編制。此種制度，直至實施大規模戰爭之時，仍相沿未變。

以騎兵十名之小隊，爲戰鬥單位，隸於十夫長。十人小隊，爲最有團結之單位。其中士兵，或係親屬，或係鄉鄰。故能關係密切，相互援助。此種制度，對於戰鬥間精神上安定性之堅固與發揮，所具之意義，極爲重大。蓋因依此制度，所有戰士，非係親屬，卽係鄉鄰，相互熟識，遇有危急，自能相互救援，此乃自然之理。現代兵學主義，所以提倡士兵地方補充制者，正係由於增高加強士兵間，相互救援知覺之要求。而此種知覺，則係發揚加強士兵間精神上作戰安定性之基石也。由此觀之，現代兵學主義，關於

軍隊建制之問題，返而還就七百年前，成吉斯汗時代，所已施行之原則矣。

以十小隊編爲一百夫隊（等於騎兵連）。有時分之爲二，各五十名，隸於百夫長。凡士兵之訓練，軍械之完整，馬匹之良否，以及行軍間與戰鬥間士兵之行動，均由百夫長負責。此種編制之單位，直至現時止，尙在俄國哥薩克騎兵編制內，保留未變。不惟百夫長之名稱，甚至其所負之任務，以及將百夫隊分之爲二各五十名一節，亦均仍舊沿用。

以百夫隊十隊編爲以次之高級集團——千夫隊（約等於騎兵團）。此乃極關重要之戰術，戰鬥單位。有時分之爲二，各五百名。此種制度，在俄軍內，亦沿用甚久，並冠用千夫隊之名稱。僅於以後，始漸漸改名爲團，對於千夫長改名爲團長。

以千夫隊十隊，編爲最高戰術單位，名之曰圖民，即萬夫隊（約等於一軍團）。由成吉斯汗選用勇名卓著，才能超羣，忠誠不二，恭順聽命之將校，以統帥之，名曰萬夫長。此種制度，在俄軍內，亦沿用甚久。並冠用其名稱。僅於俄文內，將圖民之音，改爲「奇瑪」而已。圖民之隊長，名爲「奇木尼克」。（亦即萬夫長之意）。

有時，以二三圖民編爲一軍，派善戰將領，或其子統率之。僅限於適應戰鬥或戰略上之情況，而必須遂行某種特別任務時，始有此種大兵團之編成，而成爲大軍之一部。例如：全軍之右翼，左翼，或中軍，或服行特種任務之特種部隊。（例如侵略俄國時，

速不台巴喀都爾統率二圖民，以後增至三圖民；又如者別那顏援金時，曾統率數圖民）。

除大軍之編制外，尚有直隸成吉思汗之近衛軍，係選拔曾受有「常勝」勇號之騎兵千名，編組而成。成吉思汗親屬，以及其他高級將帥，亦均轄有此種千夫隊之親兵。例如速不台巴喀都爾之衛隊，號爲「驃騎兵」。成吉思汗之近衛軍，不僅負責護衛大汗，且等於一軍事實習學校。成吉思汗時時由其間，選拔派充部隊之統將。其他高級將領之衛隊，亦均具有此種意義。

成吉思汗之軍隊，均係騎兵。每兵一名，配備馬二匹或三匹。通常行軍時，由空馬担任騎兵給養與糧秣之輸送。戰鬥間，急行軍，或作機動時（例如蒙古軍伴退誘敵時），騎兵卽由疲馬易乘新馬，向敵猛烈逆襲。通常對於空馬之看管，以及牧場上馬匹之牧養，均由被征服之民族內選人担任之。

軍隊行軍時，並無輜重。有時於大軍之後方，附有牲畜一羣，以充肉類之給養。但此亦偶然之事。蓋因戰士之給養，均係徵用被徵服人民之牲畜也。所有大軍之給養，完全以就地徵發方法爲主。故大軍概不受後方補給工作之拘束。可充分自由活動，於調動及實施機動之際，得以表現令人不可置信之迅速。

蒙古士兵個人所持之武器，爲弓、矢、槍、矛、彎刀及套索等。對於使用上，均技

藝純熟，各盡其妙。至防禦之武器，不外盔、甲、與盾牌等。然並非金軍均有此種配備，大多數均無此種防禦工具。

成吉思汗於備戰上，對武器之製造，特別注重。所有武器，均有手工作成。關於冶鋼，製刀之巧匠，除向本國各地徵用外，尙求諸隣近之各部族。戰時，每攻克一地，先就被征服之人民內，選取技術嫺熟之鐵匠、工匠等，送往國內，命其製造武器。於本國之多數地點，設立武器製造廠及武庫。關於製造廠及武庫內武器之現狀、數量、品質、以及保管之是否正當等，均派有專人，負責管理。此種人員，在蒙古語，名之曰「古爾汗」。

除兵士個人所持之武器外，成吉思汗大軍，於征伐花刺子模國時，尙配備有攻城器械，用以攻打城垣，以及投射機，往圍城內投射石塊及引火物。凡此諸具，均係成吉思汗部下之中國工匠所發明者。

茲再進而涉及成吉思汗大軍通信組織之問題。成吉思汗對於通信勤務，特別注重。關於各部隊之狀況與行動，永遠要求確實之報告。曾設置驛站多處及驛遞夫若干，飛速傳遞，以担任通信勤務。由大軍展開之前線起，直至成吉思汗之大本營止，於各地遍設驛站。由萬夫隊（圖民）將報告呈送於軍（由數個圖民編成者）之統將，然後再轉呈成吉思汗。

送達報告之驛遞夫，所乘馬匹，通常均懸掛銅鈴。驛站一聞鈴聲，即知驛遞夫將至。當其抵站後，驛遞夫易乘新馬，向下站疾馳。

報告之大多數，並非書面，均用口述。將報告內容，編成歌曲，驛遞夫應背熟之，時時歌唱，以免遺忘。至書面報告與命令等，使用之時極少，僅限於特別重要之場合。彼時，供傳達之驛遞夫抵達驛站後，不僅易馬，即人亦須更換。有時於特別重要之場合，派遺十人小隊數隊，或百夫隊，作驛遞夫之護衛。此種通信方法，可望充分確保其安全，與傳達報告及命令之迅速也。

第四章 成吉斯汗對戰爭之實施

成吉思汗之征伐敵國也，均係本照既定計劃，出以積極之行動。其作戰計劃，或侵略方案，於開始軍事行動之前，即已擬定，而後於克魯爾台（蒙古語即最高軍政會議）大會時，向各高級軍事長官宣佈之。約於冬末或春初，在實施軍事行動之前，成吉斯汗大本營即召開「克魯爾台」大會。所有各高級軍事長官，除負有責任，奉准留任者外，均須一律參加。凡敵國情況，與夫當前用兵所處之局勢，均在大會商討之列。會議時，公佈預定作戰計劃。將出征之總目的，區分為若干各別之任務，指令各軍或各別兵團分別担任。對履行各該任務經歷之順序階段，與出動之路線，方向，均作詳明之指示。是於會議時，各軍即已分別奉到一定之任務，與發動攻勢所應採取之路線或方向矣。

出席會議之各高級軍事長官，在「克魯爾台」大會，應作情況判斷之報告，并對當前軍事行動，發表所持之意見。至下取決心，與審定計劃，則完全取決於成吉斯汗。故各高級軍事長官之報告，與所發表之意見，及判斷，揆諸實際，僅等於情報與必須資料之蒐集準備，供成吉斯汗獨立下取決心與審定計劃之參考而已。茲將成吉斯汗與巴士汗（成吉斯汗之孫）時代，史傳作家哈治——拉黑穆，描寫「克魯爾台」大會時情形之記載，摘引如次：

『首由聖主賂作諮詢。繼由各汗，依次恭謹回奏，均皆小心翼翼，無敢墮越。征服全世界之主，所發諭音，字字均注入各大臣之五中，有如閃電，劍刺，以及名駒之躍越斷崖，絕無回復，對征服之能否制勝，無敢有所異議，或懷疑者』。

由此可見，成吉斯汗召開「克魯爾台」大會，僅利用之，向各高級長官宣佈命令，并將其本人，即蒙古軍最高統帥之意志，企圖，直接注入各臣衷心而已。

成吉斯汗所適用之採取決心與擬定軍事計劃之方法，大體上，尙相沿至今。現代各軍事長官之下取決心也，均須先作決心之準備，蒐集與敵情及地形有關之一切資料，查明己方兵力之狀態。易言之，即須由各方面，詳細研究一般之情況。在現代戰爭條件之下，此種準備工作，係由參謀長率同幕僚與所屬各機構担任之。是準備下取決心所需資料之現代參謀長，正等於昔時「克魯爾台」大會，提具報告，并發表意見及判斷之蒙古軍各高級軍事長官。

此外，成吉斯汗尙利用「克魯爾台」大會，向列席各臣屬宣示威望，使之懾服恭順，并將本人對當前征伐之意志、決心、與目的，貫入各臣屬之衷心，使其有深刻之認識。蒙古軍各高級將領，與其最高統帥之大汗間，直接生動之結合，適足構成意志認識，與舉動上之統一。易言之，即將一致之兵學主義，普遍深入蒙古軍之所有各部隊。返觀現代，何嘗不然。長官每於情形重要時，即召集所屬指揮官，舉行軍事會議。其用意與

成吉思汗相同。并非欲由列席軍官，獲得某種精神上之支持，或下取決心所需之建議，而係爲對情況，作更進一步之闡明。由長官直接公佈其決心，使列席軍官，充分明瞭長官之意志、企圖、俾以後實施行動時，可確實符合，不致有所違反。故各軍官之出席軍事會議，不過爲充分瞭解長官之意志與決心，可本照之，予敵人以更大決定性之打擊也。

成吉思汗通常均於春初，大地野草萌芽，可供馬食之際，始實施軍事行動。有時，成吉思汗事先向敵人宣戰。例如侵金及遠征花刺子模國時，均曾履行此種手續。但實際上，并非均如此辦理。蓋因先期宣戰，有違突襲原則。而成吉思汗則深悉突襲之重要，每於作戰時，均欲利用之也。

成吉思汗之侵略敵國也，通常均由各種不同之方向，發動攻勢，使敵人無從測定主攻之方向，而主攻則每於出乎不意、突然行之。

通常，各別圖民，以及由數個圖民合組之集團軍，於成吉思汗統帥之下，遵照特別規定之路線，或方向，獨立向所指定之目標行進。在機動上，均具有充分之獨立性，可與敵人單獨作戰。但須將所採取之決心與動作，經由驛遞夫向成吉思汗大本營呈報。

上述之成吉思汗及巴士汗時代史傳作家哈治——拉黑穆，對於蒙古軍某次遠征，曾記述如次：

『大軍於春間，由塞格那克出發西征，經歷整個燥熱無雨之夏季。所幸採取之路線，係屬古道，有小河甚多，接連不絕，大羣馬匹，尙不至感受飢渴。春草萌芽，草原皆綠。愈前進，冰雪溶化，春泛後遺存之沼地、小溪、綠洲、愈多，野草叢生，對於不擇飼料之蒙古馬，更不感喂養之恐慌矣』。

『共計三十三圖民，每圖民騎兵萬名，分三十三路前進。其行軍序列之幅寬，欲由全軍左翼，通行至右翼之極端，需要三日之行程』。

『每圖民惟知本身所要通行之路徑，宿營於特殊之帳幕。由先頭斥候隊尋覓水草豐富，便於野營之地點。宿營時，環幕遍設哨卒，不使其他部隊中之任何人行近』。

『最高統帥或其他高級將領之衛兵，環繞其主官帳幕，堆集薪柴，在其上架鍋，燒煮油茶及其他食物。各兵士宿於燎火周圍之毡包中。馬匹則縛其三足，放於附近之草原，由其單蹄踏草，自行覓食。此種馬匹概不擇食，雖乘之通行全世界，亦可無須爲其飼料置念也』。

『圖民各騎兵，亦照此種方式，於主將衛兵營幕以外之草地露營。昏黑之夜間。丘谷之佈防之哨兵，呼喊口令之聲，不絕於耳。喝令「注意與靜肅」之高音，長時縈繞於夜之黑暗中』。

『有時於宿營地，支設帳幕。則士卒均皆知曉，將有二、三日之休息，慶幸不

置』。

茲對於哈治——拉黑穆所記蒙古軍之遠征行軍，尙有補充者，卽成吉思汗本人，如未担任直接統帥某一集團軍（中軍或左右翼）時，卽率領其特選之千名「常勝」近衛軍，時而照此一路線，或又照另一路線，向前行進。選擇此一圖民，或被一圖民之地區，宿營休養。

綜上所述，蒙古大軍行軍時，係以若干圖民編成之多數獨立縱隊，以寬闊之正面前進。每一縱隊，於一日或以上行程距離之前方，均派遣有先頭部隊，担任搜索與遠距離警戒。蒙古軍以寬闊正面攻擊前進，遂佔有戰術——戰鬥上，最關重要之優勢。對迎戰之敵軍，得以實施側翼攻擊，或包圍之。對於敵人之小部隊，由各縱隊之先頭部隊卽可驅逐之。若敵人出動大軍迎擊時，則由正面圖民之各小部隊，阻留敵軍之前進，爭取時間之餘裕，俾便集中鄰近之二、三圖民，以快速行軍，晝夜兼進，於規定之時間，出動至敵軍之側翼，或後方。彼時使由正面，兩翼，甚至由敵後，共同發動攻勢，將被圍之敵軍殲滅之。

有時，蒙古軍取用誘敵戰術。先以敵軍所攻擊之正面部隊，佯敗奔逃，於二、三日內，繼續後撤。追擊之敵軍，通常均不免散亂，有違行軍序列。此際，其側翼及後方，有時卽受鄰近蒙古圖民之包圍。而後撤之圖民，則易乘新馬，對敵逆襲。敵人遂陷於袋

中，遭受殲滅。成吉思汗之大將速不台——巴喀都爾於一二二四年，曾使用此法，對莫奇司拉夫，烏達賴，喀里次基親王統率之欽察（坡羅維次基）與俄羅斯騎軍，予以決定性之打擊。

倘敵軍與正面之蒙古國民接觸後，即開始退却時，則蒙古軍正面其餘未參戰之各部隊，即出動至後撤敵軍之側翼，於行軍間實施攻擊。一二二〇年，蒙古軍曾以此方法，對花刺子模國軍之主力，予以重創。

當時之華人，雖亦具有以大隊騎兵從事運動戰之經驗，所習之戰略原理，亦并不低劣，然因組織不良，缺乏指揮上堅強一致之意志，震於成吉思汗擅長指揮之『鐵腕』，遂驚慌失措，競相傳稱「成吉思汗用兵如神」。

成吉思汗於遠距離內，調動大軍，敏捷異常。當時各國，因對於蒙古軍之強勁慄悍，出沒無定，從未目覩，遂大加驚異。而其在各遼遠戰區，實施作戰時，所採取之決心，以及在異域所用之戰略，均極其慎重，堅定不變，亦使當時各國驚愕不置。

成吉思汗部下之士兵，均勇敢善戰。甚至因在各戰場同時作戰，不得不採用戰略防禦時，其在戰術戰鬥之關係上，亦採用積極之行動。此種動作方法之由來，基於其軍隊之編組。蓋因蒙古軍之全體，均係騎兵，欲利用此種兵力，惟有向前挺進，實施戰鬥上積極攻擊之一法。彼時，騎兵之裝備，僅爲弓、矢等之金屬器械，其效力之薄弱，不能

使騎兵適用於純粹之防禦戰也。

第四章 成吉斯汗對戰爭之實施

成
吉
斯
汗

三
六

第五章 成吉思汗對戰爭之實施

由上文所述，可見成吉思汗在戰略與戰術之技巧方面，完全採用積極之行動。而具有充分準備，調動迅捷之積極行動，每於其結果，對毫無作戰準備之敵人，構成出乎意外之突襲。蒙古大汗於實施戰鬥時，在戰鬥之技巧上，亦屢屢實用此種突襲原則，使敵軍遭受殲滅。茲將成吉思汗時代文士關於蒙古軍在戰場與敵人優勢騎兵作戰，以及攻擊防禦堅強都市，所爲之記載，摘引數則如次：以資說明。

第一次乃赤汗（成吉思汗長子）所率蒙軍，於一二二〇年，與花刺子模國王阿拉耶金——摩訶德所統回軍，在伊爾吉茲河畔之戰役。對此次戰役，記述如次：

『由霧內湧現十名一列之蒙古騎兵三隊，乘馬並不高大，腿粗鬣長，兵士身着藍色長袍，鉄盜鉄甲。最前一列之十名騎兵，由一老者率領，騎一高大之土耳其牡馬，乃一白鬚之回人。其側有騎兵一名，高舉飾以白色馬尾之長矛。』

『望見摩訶德王後，卽下馬趨前，欲與花刺子模國王交談。以蒙古大汗之名義，向花刺子模國王請和，但遭國王拒絕。老者遂率領其衛士而返。』

『花刺子模國王爲迎戰計，將大軍分爲左右兩翼及中軍（預備軍），自居中軍，率同隨從駐於小丘之上。』

『未幾，由蒙古軍內，派出着鉄甲皮冑之騎兵千名，直趨花刺子模軍中央，意在突破其延伸甚長之正面。蒙軍之第二及第三千名大隊，繼之出動。最後爲第四批之千名大隊。以由左而右之階段形戰鬥序列，向花刺子模軍之中央，攻擊前進，手揮彎刀，直衝摩訶德王所據之小丘。國王遂策馬後奔，中軍亦隨之撤退』。

『蒙軍在右翼，仍繼續與花刺子模軍側翼戰鬥。此處蒙軍，分爲若干之各別小隊，忽而散開後奔，忽而突然回轉，對敵復施攻擊』。

『昏夜屈臨、戰鬥停止，蒙古軍向東引去』。

茲略加說明之，查此種序列，係將疏散與密集之二種隊形，混合而成。通常，先派遣千名大隊一隊，或半隊（五百名）或若干之百名中隊，在前方與敵接戰。此種先頭部隊，係用疏散隊形，按十名一列（有時甚至單騎），保持相當之間隔，在寬闊之正面，分爲兩翼，以弧形方式向敵前進。在此弧形中央（有時偏近側翼）之縱深，駐紮有（或一同行進）密集部隊（用作援軍或預備軍）。並於明顯易見之地點，設有指揮所（或亦一同前進）。由指揮官指揮弧形線上散隊形前進之騎兵。該部隊之軍旗、號兵、與傳令兵、均留於此處，以資下達命令。以指揮官記號，與號兵之信號，爲傳達命令之主要手段，並爲在後支援散開行進之騎兵起見，可能加派另一部隊（百名、五百名或千名）。此種支援部隊，係適用百名縱隊之密集隊形，位於弧形之先頭部隊之後，隨同前進。因前

方有疏散之騎兵掩蔽，或因地形關係，不易爲敵測知。

分爲十名（或單騎）一列散開之騎兵，行近敵人時，卽由馬上放箭射擊。或由各十名小隊，對敵軍之各別小部隊，實施局部攻擊。以勇敢之衝擊或射箭，向敵人，激之使怒，誘其應戰。倘敵人迎擊時，則立卽疏散後撤，不與交鋒。而後，復重行回轉，仍舊照前法動作。若敵人出動大部兵力，對中心實施攻擊時卽將置入隱蔽之密集支援部隊（預備軍）之陣地，將正面之打擊。同時弧形之兩翼，亦由側翼及後方攻擊。並於行進中集合，改爲密集隊形，用以增強打擊。凡善於適用此種戰術之騎兵，雖遇數量上佔優勢之敵軍，亦可將其軟化，擊潰，或殲滅之。此在歷史上，已有多數前例，可資證明。

成吉斯汗騎兵此種作戰方法，曾被名之爲『拉瓦戰法』。整個爲俄國哥薩克騎兵所採用。在迭次所有戰爭內，均卓著戰果，造成輝煌之威名。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，此種蒙軍及哥薩克騎兵之『拉瓦』戰法，曾作爲特殊之戰鬥方法，在俄國正規騎軍內，一體採用。此次第二次世界大戰，德蘇戰場之蘇聯紅軍，亦曾廣泛使用哥薩克騎兵，由成吉斯汗『拉瓦戰法』內，所因襲學來之作戰方法。

成吉斯汗於攻擊敵人防禦堅強之都市時，亦適用其戰術上，敏捷、迅速、突然、及充分積極之各主要原則。

蒙古軍第三次侵金時，金帝出奔南方。蒙古軍統帥木華黎以五千之衆，卽攻下金國

帝都——燕京。此城之防禦兵力，相當雄厚。軍火之儲藏亦富。可以堅守甚久。然因木華黎之蒙軍，突然出現近郊。遂引起防軍之驚慌，紛紛解體。當在燕京近郊，開始戰鬥之際，多數之金軍將領，即臨陣脫逃。遂致成軍散亂，毫無鬥志。而火焰四起，使此種無秩序之紊亂現象，更益加強。留守主將完顏，認爲無法再守，遂仰毒自盡。木華黎毫未費力，即取得堅城，俘虜大批官員，及鉅量之財富，耶律楚材忠誠愛國，學識經驗，均極淵博，亦在被俘之列。爲成吉思汗賞識，委以重任，於蒙古統治之若干年內，所作極珍貴之建議，不勝枚舉。

征伐花剌子漢國時，該國極堅固之名城，類如：別納客忒，不花刺及撒麻耳干，均毫未費力，即陷於蒙古人之手。至不花刺未經戰鬥，即行投降。該城居民震於蒙古人之殘酷，決定投降，以求征伐者之憫恤。而別納客忒及撒麻耳干，於被圍三日後，即行投降。守城長官之無能，震於征伐者之威力，恐怖失掩，分崩瓦解，以致守兵與居民之意氣，沮喪消沉，不能作頑強之抵抗。蒙古軍之易於達成勝果，完全係由於先獲得精神上之勝利。此各該城市之守兵居民，在未交戰之前，震於蒙古軍之勇猛殘暴，所向無敵，即可恐怖顫慄，自居失敗者之地位矣。

蒙古軍僅於攻擊花剌子漢國都兀籠格赤時，始稍遇堅強抵抗。蒙古軍當即決定，欲攻下該城，必須先摧毀其堅強之防禦工事，而此種決定，相沿至今，仍作爲攻擊任何一

般防禦據點之基本要求：即摧毀防禦工事，消滅敵軍防禦上之掩蔽，與戰鬥上之有利條件。

城垣均圍以深闊之塹壕，必須先將其填平，使之失去作用。此種工作，不惟艱鉅費力，且極其危險。蒙古軍遂利用以前佔領各城所俘虜之壯丁，以及近郊徵發之村民，填平塹壕，逼近城垣。使用中國工匠創製之攻城器械，及石砲等，往城內投擲石塊與盛有引火液體之瓶罐，使城中起火。同時并迫使俘虜在城北牆垣之下，開掘抗道。赤汗（成吉思汗之長子）之軍隊，遂藉此通道，突入城內，開始巷戰。守軍抵抗不利。蒙古軍遂街佔領，城市化爲火海。并爲從速達成佔領起見，蒙古軍尙破壞哲渾河（此乃十三世紀之名稱即現今之阿穆河）通至城邊之防堤。河水灌入，將城池掩沒，完成破壞該城之目的。

此種歷史上之前例，適足顯示成吉思汗之蒙古軍，對於進攻堅強防禦之城市，具有極大之技巧。伊等深恐，要塞守軍與攻者相較，具有戰術上極有利之條件。故第一步先取消守軍此種戰術上之有利條件。填平塹壕，焚燒城池，在城垣之下，開掘坑道，通入城內。凡此種種作爲，都使雙方之戰術上條件相等。但蒙古軍之戰鬥力強大，因而於巷戰內獲勝。至破壞哲渾河防堤，對於攻城，已屬不必要之舉。因城市實際上，已入蒙古軍之掌握，徒增敵人之憤怒而已。

成吉思汗

第六章 結論

上文業已說明，蒙古大帝成吉思汗之行動與用兵之天才。茲再試就成吉思汗之戰略戰術，對現代作戰技術所生之影響如何，略一論述之。吾人應注意者，天才軍事家行動內所表現之戰術原理，永不湮滅，而留傳於後世。此乃一定不磨之理。所謂戰術者，具有國際流通性。此一民族所創造之原理，必轉授另一民族。不過作戰技術之進化，與現時代之文化，教育狀況，有密切之聯繫。而軍事專家所發明之戰爭與戰鬥之原理，永久保存不變。僅其適用與實現之方法及方式，視乎當代之精神，與機械之狀況，永在變化與改進之中而已。

由上文內，可以見出，成吉思汗於準備進行大規模戰爭之際，仿照亞力山大，馬其頓之先例，首先設法鞏固自己之根據地——蒙古。遂征服中亞時起內爭，並與鄰族常相交關之各遊牧民族。始使蒙古安若泰山，無後顧之憂。返觀現代希特勒之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也，亦一本此作風。首先征服奧大利，匈牙利，捷克斯拉夫，波蘭，其次丹麥，挪威，羅馬尼亞諸小國，而後與意大利聯盟，使西班牙作適合其心意之中立。當其佔領丹麥與挪威也，適使吾儕憶及，與亞立山大，馬其頓佔小亞細亞各城市及地中海濱各地之用意相同。不僅精神上，甚至方式上，完全與古代亞力山大，馬其頓及成吉思汗之

前例，完全一致。

成吉思汗詳細闡明敵人之真實情況，選擇良機，乘敵國內政發生裂痕，或軍隊之訓練不精，將帥無能，軍事組織有欠完備之際，始發動侵略。關於此點，成吉思汗時代之哈治——拉黑穆，曾作有正確之評定云：『蒙古人之制勝，得力於敵人內部不和氣及退讓者，較其彎刀所盡之力爲大』。此種情形，與現今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初期，正復相同。希特勒之開始軍事行動也，正值波蘭毫無堅強抵抗之準備。軍隊之組織不良，統兵之將帥復昏庸無能。而法國則以第一次大戰之戰勝德國自傲，恃馬奇諾防線爲德人不可攻破之要塞，遂高枕無憂，於短短之期間內，復從軍事國內政黨之紛爭。至英國亦未作戰爭之準備。常備兵力，異常微弱。受有訓練之預備軍，在數量上極不充足。而軍隊之器械，裝備，亦甚缺乏。由此，吾儕可以見出，大戰開始時之外表情況，與成吉思汗時代，又有何異。

成吉思汗大軍於動作之際，不受後方勤務工作之拘束，故於軍隊調動及從事運動戰時，能表現驚人之敏捷。其軍隊，完全不需要作戰之補給。所有武器，均隨身攜帶。既無火力發射之槍砲，遂無彈藥之需要。至所需要之給養糧秣，則均就地徵用。處此種情形之下，成吉思汗之進軍，所以能迅速異常，達到驚人之敏捷，自屬極其明顯。故德人宣傳之閃電戰標語，以成吉思汗之行動，與希特勒相較，尤爲近似。

現代大軍受誰之作戰機械所累，甚機動之速度，不能達到成吉思汗時代之敏捷。雖欲趨效，然不可能。爲技術補給之銷抵所鉗制，無從作怒潮奔放之進攻。但軍隊調動與機動之快速，在戰爭與戰鬥之進行上，具有極大意義。若祕作準備，加以行動之迅速，自能對敵人實施出其意外之突襲。成吉思汗對此，極端重視。故屢屢使用之。在現代戰術內，突襲之意義，不惟未見減低且逐漸增高。蓋因現代戰爭，軍隊之數量，如此其鉅，運動滯滯，若能實施突襲，其所獲之效果，自能較成吉思汗爲大也。

現代機械之突然性，取得重大意義。可使用敵人所未獲悉之大量祕密武器，以進攻敵人，使敵人甚至尙未擬就對抗之方法。

以寬闊正面，向敵人攻擊之方法，在現今亦復使用之與成吉思汗時代完全相同。此種進軍之方式，係爲隱瞞主攻之方向，以達成對敵側翼之包圍。易言之，此種方式之目的，在企圖於主攻地帶，連合對敵側翼之可能攻擊，達成出敵意外之突然主攻，以實現所謂『鉗形』戰術。卽由三方面包圍敵軍，聚而殲滅之。

『鉗形』方式，乃古代已有之戰術。其第一次之出現，係由非洲軍事家喀尼巴勒在康拿賀戰役，用以攻擊羅馬軍。自利芬時代始，德軍康恩式之攻擊，已成爲喜用之作戰方法，成吉思汗幾乎於所有戰爭內，均使用此種作戰方式。此種世界大戰，蘇德戰場，蘇聯紅軍對於依照『康恩』戰術，以實施攻擊，曾發揮極大之才能與技巧。蘇軍所

予德軍多次之嚴重打擊，並將自誇爲不敗之德軍，完全粉碎之，均係使用此種方法也。

綜上所述，可見不惟成吉思汗作戰之原理，在現代戰術上，仍舊保存，甚至若干戰術戰鬥上之作戰方法，亦相沿至今完全未變也。

蒙古戰法之研究

德國之仿倣

數月前，挪威，荷蘭，比利時，先後均受德閃擊戰之打擊，張惶失措，目前接續此種戰例，對迅速戰之方式，已逐漸清晰矣。

然德國如此計劃以行作戰，並非新創，乃取效七百年前之蒙古人，七百年前之秋季，蒙古開始發動襲擊已開化之國家，成吉思汗之創用迅速戰，以之據為基本準據，攻略西方，更於征服亞洲及歐洲交界各國度以後，深進達於波蘭，維也納，迄亞德里亞海。

羅馬梵蒂岡主教曾預示著文以言曰，「一千二百三十五年以後，……：……：若干國家，將逐一先後被毀滅」，而蒙古之決計襲擊歐洲，亦定於是年，以其昭示正確，故對蒙古之研究，更覺意義增重也。

然此歐洲之攻擊方式，究為何式？何以一孤立無援，來自戈壁沙漠，而不開化之馬隊，能獲得如是效果？於攻擊勢力強盛之開化人民時，均獲得成功，其理由安在？

考其要旨，不外對企圖征服之國家，澈底殲滅其抵抗力，此舉在造成恐怖，用以威嚇遠方國家。而實施之策略，端在粉粹敵方士氣及人力，對歐洲職業軍隊之戰鬥慣例，

則鮮少爲之，事實上，彼等對歐洲傳統之軍學原則，全行破毀矣，故吾人可稱之爲積極之戰爭，——蓋時於不預期之速度，縝密之計劃，以行摧毀也，換言之，卽近代閃戰之方式也。

值吾人以注意者，卽蒙古戰法永能使其達成目的，拿破崙曾言：『余不類成吉思汗之幸運也』，但幸運僅能佔一小部分，否則蒙古絕無連續獲得勝利之理。三十九年之侵襲，實無若何真實之防遏，而蒙古段拿奧登曾克服世界知名之大部分，而以武力統制一世紀之久。

嗣後經歷一長時代，然歷史學家對過去仍保持固執之信念，而對蒙古之功績，懷疑不可思議之神力，故是後專門研究蒙古戰法者，僅有兩起，爲吾人所知者。

德國乃首於軍事觀點上，對蒙古戰役加以分析，其最早之記載，係於一八六五年出版，廣續者計有蒙古攻擊波蘭 (Poland) 西里西亞 (Silesia) 波西米亞 (Bohemia) 摩拉維亞 (Moravia) 等學術研究出版，同時德國權威軍事首腦（柏哈第，毛奇，史利芬等），更倡導此種策略，謂一國家可以強韌其戰鬪力而造成自身之命運，迫施自己之政治意志及於其他怯弱，此種研討蒙古軍事成功之專門學術，德人幾人手一冊矣。

此種學術之研究，迄於一九一四——一九一九大戰以後之數年，英國及法國尙未之發見，卽人口衆多之美國，其瞭解成吉思汗者亦爲數甚少，大多之趣旨，偏重於考古家

之探討，及中亞細亞之民間傳說，近數月以來，德國首腦部已發動沿用蒙古戰法之攻擊計劃，——雖則吾人悉其所行，——然不久即將越發顯明，與吾人以蒙古戰法之概廓。關於蒙古戰法，實無若何神奇不可思議之所在，亦非昔時信賴其以優勢人源而施壓迫者，實則人力方面，蒙古恆居劣勢，其用以攻襲中國之兵力，首尾兩次，其兵力之比，中國優勢數目，誠屬驚人，蓋其實力之增調，每以迅速轉用，支援於必要方面，並不暴露其運動於敵眼。

累次之勝利，非由於成吉思汗個人之神奇技巧，彼乃一天才家，然亦爲不曉應用文字，蠻荒不開化者。蒙古分裂以後，彼始勃興，由於歷史記載，可盡知之。

就軍人立場，成吉思汗具有兩項弱點：其統帥乃以嚴厲而束縛，其個人之暴性，則難以節制，其次則爲潛伏之野蠻性，隨時促其狂暴之破壞。以其個人獲得統制權，故終居於蒙古之首領地位。渠雖力事爭取他人信從，而言：「若爲他人張設氈幕者，余將扶持其後裔」，而此語之履行，可能性極微也。

當時統御首領，——莫闊休律 (Mokhuli) 曾擊碎中國北部，貝圖 (Batu) 曾克服俄羅斯；速不台 (Subotai) 曾愚弄歐洲若干帝國及將帥；以及貝顏 (Bayan) 曾擊破中國南宋勢力，——彼等之謀略，均不亞於成吉思汗。

全般論斷，蒙古之精練，只在一點，即特具遊牧民族乘騎運動之天性是也，其傳奇

之賦性亦貫於攻獵，——及部落戰爭，——故相沿成習，而嘯聚逞兇等舉，並非若何費力之事，因之應用於戰術，其迅速之運動攻擊，極爲有利也。同時彼等得自敵方——中國——之戰爭技巧及祕訣，亦大有補益。緣中國遠於毛奇出生二千年以前，早具兵法技巧，蒙古就近對此學術，詳加研討而增進其效能。當其爲世界攻略，並強迫中國之工程人材，橋梁建築者，砲兵專家，——攜用火藥。——以及中國所有之科學家，隨軍以供服役。

攻擊計劃

蒙古攻擊之方法，乃於敵方未曾完成裝備及組織之前，擊潰其抵抗力，準備實施之程序有五步。

- (一) 完善偵察(如近代之諜報然)。
- (二) 與敵人以恫嚇威脅。
- (三) 敵戰鬥力之分解。
- (四) 佯攻以行欺騙。
- (五) 真面目之攻擊并奇襲。

蒙古未能獲得敵國領土狀況，軍備情形，交通網之狀態，以及可能動員區域等情況

時，從不製作任何行動計劃，同時計擬如何保持準備之祕匿，每屆戰役，均作一次實驗，從不慮及其攻勢兵力如何，——彼等盡可能方面行事，孫子曾於其戰爭藝術中，（紀元前四百九十年）指示吾人以「先知」乃爲統帥者所企圖克服對方之必具條件，類乎此等要件，必由諜報人員呈出情報之後，始能濟事，否則僅憑推測臆度，根據過去之本身經驗，誠難獲得效果。

普法戰爭之時，法軍如能獲得普國較周密之軍事情報，即全不用拿破崙戰法，亦能收得優良戰果，復觀英軍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西線作戰。如初期不使轄制於沉腐騎兵統帥之下，當不致濡染比利時戰爭之舊習慣，同時，可免年餘流血大過失，令之一九四〇年五月至六月，其事變亦明示一般將領，過於固執第一次歐戰之成見，致應付臨時困難而張遑失措。

吾人可知蒙古所有功績，均爲情報所造成，會戰開始以至終結，均由戰爭會議從事策動計擬；此種會議，或稱之爲寇瑞台（Kurultai），以著名統領及成吉思汗親族太子等組織之，彼等從事將臨之攻擊計劃，——蒙古戰爭方法，爲避免處於守勢而被動作戰，故預定計劃，永爲攻擊。（按寇瑞台似即茲之，光魯爾台）。

爲使計劃之周到完備，蒙古亦時舉行諸種作戰演習，與當時中國戰爭觀點相同，相信計劃上之錯誤忽略，實甚於行動實施之誤謬過失也。

施於敵方之迫脅

首與企圖征服之國，作書面之招降，實即促其歸順之預告，提示被攻擊之人民，使令鑑於他邦企圖抵抗所遭受之災害，而有以驚悟，不敢冒險抗拒，蒙古嘗以和平手段對付降順者，凡能履行下列條件者，皆在，和平佔領之例，即撤除該國所有防禦設備之城壘，付與每年稅收，允諾蒙古軍隊進駐內境，此外尚得供應蒙古戰鬥人員之戰費。

同時有關該國全境之統治權，亦須移交蒙古總司令部，以促成蒙古之統治，否則當局對爾後一切不良結果，不担任何責任，所謂「不幸之意外發生，終歸得發生，誰亦不識不幸至如何程度，只有天曉」。

即使被征誅之國家，已愿投降，然蒙古之攻侵，仍按諸計劃，逐步實施，以敵方之祈望和平心切，此舉更使被侵人民對蒙軍之聲威，畏懼心增加，由於襲自戈壁之侵略者，從不計及敵人之協定，而以欺詐，為入侵最有效力之手段，蒙古有計劃之戰爭中，應用欺詐，自屬必然，反之不以欺詐為武器，轉屬毫無理由也。

蓋彼等戰鬥全期，不以局部獲勝為目的，而以全部戰爭之終結，殲滅敵人全部之抵抗力，為度。

此種戰爭，從不以道德為依歸，某中國評論家，曾著文以述此種戰爭，謂蒙古之重

武輕文於此可見一般，「吾人不以一般學者所空論之道德，文化，陳腐法則爲然，何以論斷兵戎相見爲有罪乎，此種陳言，不啻徒促國勢之衰退也」。

攻擊之掩蔽與欺騙

作戰策略既定以後，蒙古更祕匿其攻擊目的，對誅討國境內之路線，以及攻擊前進之道路，先行偵察，大平原之遊牧部落，逐次留讓，爾後選定之進路，直達蒙古邊境；一切補給糧秣等，則先行漸次輸送前方，以待攻擊部隊到來。

武器以及軍需品，盡皆隱藏於包裹中，裝成外視均爲毫無危險之貨車，而以乘馬客商護送隨行，——實際此乘馬僞飾之客商，均係蒙古馬隊。

蒙古爲掩蔽其攻擊企圖，事實上，其突曼斯（*Tumans*）或攻擊師之集中於邊界，從不攜帶任何武器，且行動亦不露形跡，緩緩移動，所需武器裝具，盡儲於沿進路所設之軍械倉庫中，欲自此不意之乘馬人羣，窺測其企圖，實屬困難之舉，故難判斷蒙古必行攻略與否也，而蒙古亦時有借道於鄰近中立地區轉進者。

蒙古攻擊策略之素質，乃先遣諜報人員於預行佔有區域，捕捉俘虜，拷以嚴刑，迫令散佈不實之情報流言，造成防禦國家之猜疑混亂，莫測蒙古將於何時開始襲擊，或發動於何處，向何處進擊，而蒙古則乘敵徬徨猶疑之際，於其不預期之時間，突出邊境，

一舉攻略敵之主防禦線，而推毀其主力。

一二三七年至一二三八年，蒙古以迅速之運動，閃擊俄維斯王公等，費時歷兩年，始完成此次之攻擊準備，及通過中亞細亞，結果，防禦者心腹地境，即俄羅斯中部之城市，倫陷被毀者大半，經時達三個月之久，——尙爲隆冬之季，先時俄羅斯並未信及如是龐大部隊，能於酷寒雪季中運動而毫無阻障。

蒙古騎隊之戰略、裝備、組織

於攻佔之敵境，蒙古欠缺近代之技巧，以行懈怠敵境民氣之工作，緣彼等未能瞭解擴大宣傳工作，能收戰勝後之一切利益，可能時，彼等僅只設法造成敵國內之混亂狀況，或促成內戰。

侵略大宋皇朝時，蒙古亦曾善爲利用宣傳，巧爲散佈宋朝首相之流言，言彼心懷二意，自私是圖，實則當時之首相正爲計擬抵抗，倡導對敵之主腦，然事變以後，終以蒙古居中作祟，流言反成事實。

蒙古尙喜賄賂對方忠勇名將，或甘言引誘，勸令反叛，甚至曾始終與之斡旋對敵之人，亦極力設法誘致，隸役彼等部下。

速不台進擊歐洲時，乃選定正值歐洲分裂割據之亂世，一二四〇年至一二四一年，

——德帝國方因鎖於羅馬教庭之爭，蒙古準備進行攻擊，其戰略在離間各國，爾後再行各個擊破，初期類如一般有力種族，土耳其，匈牙利等，鑑於蒙古襲擊之恐怖，乃相互依賴結合，以備屆時予敵人以強有力之抵抗。蒙古方面則並不施以侵襲，而於兩國之間，計劃挑撥離間，以達雙方相互猜疑，因之以土耳其得以認讀之文字，故作計劃書一份，投之於匈牙利宮庭，以矇騙之，結果，土耳其與匈牙利兩國，終不免引起惡鬥焉。

一如今日之德國戰略，於派遣偵察人員以後，越境部隊，首先獲得運動迅速之利益，而佔全般戰局之優勢，而軍事行動攻擊之隱匿，則全由政略之善用以掩飾之。

當大部隊奇襲敵人，首以精幹老練之騎隊，以極速馳入被攻擊之地區，而寬廣河流，亦能無礙通過，至無強大阻障山地，有時每日行程遠達八十哩。

大軍運動，均依据已定之計劃，確守既定時間，令防者不易偵知攻擊所使用之兵力如何，其運用如是精確有序，以此迅速之閃擊，數小時以內，即突入中國之馬其諾防線，——萬里長城，——蒙古曾作細密偵察，悟及突破此類防禦工事之方法，只須求一點奇襲突破後，即可獲得全線勝利，而此純以泥石構成之防線，亦即全行失却原具效用矣。

以此放膽攻擊，常使防者指揮官失措，不能應付，蒙古，明克版（Wing-Khan）
，即兵力約一百人之統領，時時繞襲敵人不預期之地區，而對該地區之防軍，壓迫、使

其投降，是以當地指揮官，不能察悉當前蒙軍實力究有幾千，或該騎隊之後續部隊，兵力若何，故不得臨機應付，而被迫降。

上述放膽襲擊，乃爲極審慎之冒險行動，蒙古自制力特強，而出動均攜有規定口糧，——未達敵境以前，足敷各個人之所需，即使後方交通線被截斷，彼等不致蒙受特殊災害，蓋並不仰賴後方供應也。

以快速運動實行奇襲，於攻擊過程中，特爲安全可靠，即恃此強大運動性，可保有對敵之攻擊衝力，此種快速部隊之運用，亦具有與現代德國快速坦克車隊，摩托化部隊相同之特性，能獨立擊破防者小部隊之防禦陣地，或前進部隊，亦能聯合協同對敵之主力部隊戰鬥，昔時並無近世之電信，「突曼斯」間之連絡，係以信號及乘馬傳令保持之，蒙古「亞姆」（Yam）或即迅速傳達，其傳遞能力，每日可達二〇〇里。

類乎此種運動，以現代部隊任之，誠難達成任務，蓋蒙古人生長於大草原之上，習於耐勞，加以終生從事戰鬥訓練，更因組織裝備，均極完善，對此種運用方式，得助甚大。

蒙古遇有事變，則全體動員從事應召，男丁自十七歲以至六十歲均須入役，按照規定區分爲戰列部隊，運輸部隊及牧羣警備隊並兼籌備所需食料，婦女及老幼則留駐後方屯幕地。

蒙古騎兵之裝備，其着眼均在快速，及具有攻擊勢力，對寒季防護，則以氈帽或軟皮製服飾穿着之，頭盔乃輕金屬製成，或爲塗漆皮製，頸部亦以皮圈環獲之，蒙古少數部隊，配着鎧甲，——此僅用以保護軀體前身者。

乘馬鞍具，一般均小，乃以粗纜結成，旁懸一皮囊，內納肉乾，乾乳酪等，備份乾糧，所使用之戰刀，一如現代騎兵所裝配者，——刀身輕，刀刃鋒利而適用。

最有效之遠戰武器，爲弓矢，每一騎兵，攜帶兩隻，以角製絃緊張之雙彎突厥弓，——一隻懸於鞍旁，另一則爲徒步遠戰而備，使用箭矢，亦攜帶兩種，一以專爲貫穿鎧甲而備，乃具相當硬度之鋼製鏃頭，另一種，則適用於遠射程，於任何情況，可以左手自臀後取弓，以右手抽箭，發射迅速，無庸調整坐騎。

以遠戰武器論，歐洲尙無蒙古弓矢之效力大，尤以急襲射擊，恆令其他軍隊特奇驚佩，蓋發射速度極大也，歐洲觀測家，曾悽然評論此種武器遠戰威力言：「蒙古之攻擊前進也，首於遠方傷殘對方之人馬，爾後再行殺戮之」。

蒙古攻擊師之裝備，常具有能拆卸而以馱馬載負之戰具，彼等極善用是項機械，——能拋擲石塊戈矛，及放射火燄，有時亦利用煙幕，掩護攻擊，煙幕構成，乃利用燃着之草原以使發煙，至於短兵相接之格鬥，除萬不得已，留爲攻擊之最後手段外，恆力事避免之。

蒙古恆永保不變之組織系統，各單位之調遣，運動於戰場，均本各記號而行，此種成就，實多於實戰間訓練而成，——一切運動舉止，無須以口令呼喚，所使用之信號，按各種需要編定之，其他有響箭，夜間利用燈號，各種彩燈之升降等，彼等眼視連絡，誠能達「靜肅，正確」，及「大部隊之運動，亦能如一人之動作」之至高要求，及至高造就。

至於蒙古所以能具如是機動性能者，考其主因，不外兩端，蒙古軍隊之裝備統一整齊，一也，卽如今日之摩托化師團，均保持同一之速率特性，而其戰鬥人員，終身隨伴其長官，二也，其一團隊之編成，係選自同一部落之人員，故能增密彼此之關係連繫，（蒙古軍之編成，採十單位制，——十人爲一小隊，逐次編組，以至成一「突曼斯」卽括有人員萬人之師）。

人員之召集，乃由弗曲（*Foch*）元帥頒領之，再經各高級官員，以施戰鬥時之機巧教練，卽成爲正規之兵士。少壯者，卽成年之壯丁，均編役於「凱西克」（*Keshik*）乃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所統轄之精銳師，無論於行軍當中，或處於戰鬥境况內，彼等仍不停攻讀必習課程。

此精銳部隊士兵之選拔，異常謹慎，凡身強力壯，不爲血氣之勇者，方能接受而施以必要訓練，有勇無謀者，遣派於輸送部隊。至於愚蠢庸懦之輩，均難編隊錄用，蓋此

光榮之常勝軍，士兵之素質，力求優良以作表率也。

官長之提拔引用，所須具備之條件甚多，成吉思汗每以速不台爲模範，宣示爲官長之條件：一無人能及速不台之勇敢，無人能具有其稀罕之天資，長途行軍，不爲所勞，亦不遭受飢渴之害，彼深自信，全部隊之官佐士兵，亦無受此累害者，此卽彼能高就其上級統領之理由也，而每一統領，必須顧慮全隊之飢渴，故特深切明瞭飢渴所給與戰鬥時之災害影響爲何，同時須力加愛護及節約所轄之人力獸力等」，於茲可見官員之選用極爲嚴格。

官長之職責

凡一中隊官遇有死亡，則以第一小隊長遞補而執行其職權，同樣及於一團隊，官長之選拔及提升，均以才能爲標準，而衰老長官，如公認失時落伍後，卽裁撤之，而速不台之統轄一師時，年不過方爲二十五歲之青年耳。

員兵均信仰其長官，且能親切瞭解認識之，彼等亦深悉如某官長不適於爲首領，當難常遠掌其所屬，員兵信心之養成，在嚴格軍紀之制裁，而令服役官兵，均能重視團體之緊要，爲軍官首要條件，在不以部下生命爲無益之浪費，蒙古軍法，曾嚴申如以一人生命無益犧牲，其主官必犯不赦之罪。

即如大軍會戰，雖犧牲一二十人之生命，高級指揮者亦感憂傷也，於某次會戰，歐洲之命運，即將斷定於數日內，然因速不台軍之支援較緩，未能架設預定橋樑，致令貝突汗軍之行動遲滯，而有若干兵員爲之犧牲，彼憂傷已極，時適有速不台遣來之副領，貝突不惜與以責言：「余之損失「包哈突」（一官長）及二十三名戰士之不幸，均汝之主因也」。言下殊覺憤傷。

軍隊之連繫，彼此均係嚴肅之紀律保持之，全體部隊，均對成吉斯汗負責，並隨時供其驅使，戰時彼此之關係，更爲嚴格，即如遺棄戰友，不與以運回，則全小隊列兵官長，皆判以死刑，再如遺失物件軍用品，亦同處死罪，先行部隊，如有遺失物品，後列部隊，均不許拾取，通常出發之前，各部隊先行集合所屬單位人員，施以詳細檢查，俾期無所遺忘。

蒙古每一攻擊中，特設有諜察部隊，專以視察準備彼等缺如之裝備，其目的在令蒙古軍之裝備，恆優於敵方，（德國於斯毀凡爾塞條約以後，經塞克特（Sieckert）所建之新軍亦具此性質），例如當代塗漆之防雨衣，及雨中操弓設備，尤以鍛鍊之鏃頭，歐洲所用之鐵器，均無此種鋼度，而奧遠斯（Ordus）攻擊師，騎隊攜帶之特製繩索，能牽重運行，或拴附於運輸車，便拉曳至陡坡之上。

龐大機動之部隊，行動時均賴軍紀之至嚴，以繩之，而蒙古軍之善於採取冒險行動，此冒險放膽之行爲，實即蒙古戰術中之一法則，其目的在於戰鬥初期，避免惹起全面戰鬥，而賴此奇襲手段，攻其不意，盡毀敵方之抵抗力，爾後進入摧毀殲滅敵方人力之後期。

上述步驟已行，則求達最後戰果，計有三法：一、以攻略地區之大屠殺，毀壞，造成恐怖以懾服他地區。二、以迅速之行動，剷除敵國政府，使令被入侵之國度，於其所轄疆域，均失統轄。三、則以武力壓迫敵境之軍隊，與以分散隔離，而使蒙古行動無所牽制。

蒙古實行真面目攻擊以前，首以構成敵境之混亂爲先着，並不施以正規戰鬥，僅爲崩潰對方抗拒之實力耳。

一二一九年，蒙古之攻擊克瓦爾土耳其之役，可爲此例之說明，以此人力雄厚，城市具有特殊防護工事之帝國，且兼有回教徒抗拒異教侵襲之戰鬥精神，雖已裝備之兵力，與蒙軍之比，佔三比一之優勢，亦終告慘敗。

土耳其部隊沿色爾（*Syr*）河佈置防線，正面正對北方，連鎖已築工事之城鎮，以加強該線之防禦能力，而柏克黑（*Bokhara*）及塞曼堪（*Samkand*）兩大城市，位於該防線之後，土耳其所配置之總預備隊，即逐次向該城附近集結中，其他各部隊，則使用

於西北方面，該方面直當中亞細亞山岳地帶，而蒙古部隊正潛行運動接近此方，是時另有蒙古區分之三縱隊，則施行本面目之運動，直接襲佔土耳其兩翼無依托之城鎮。

此攻佔之城鎮，居民統令遷出，加以選擇分組——童子及青年婦女，則遣向亞洲本土爲奴僕；有專技之工匠，則勞役於軍中；其他殘餘人員，一切有生物體，悉行拘禁，逐次施以殺戮。

屠殺之目的，在給與防禦地帶之人民驚懼恐怖，喪失其毅力意志，因之注意力全集中此三縱隊之行動；實則此三軍沿色爾河運動，亦在吸引防軍注意力，以掩護成吉斯汗及速不台所統帥之精銳部隊，第四縱隊之運動。該縱隊，則潛行迂迴土耳其防線之左側背，於土軍毫無覺察中，渡過色爾河，成吉斯汗親爲指導向南急進，更超闊達二百哩之紅沙沙漠（Red Sands Desert），以如風馳之速度，遠道迂迴土耳其軍後背，直抵柏克黑拉城壘之下。

此後即展開快速方式之蒙古閃擊，柏克黑拉守備部隊，於包圍攻擊之下，屢圖突圍，終無效果，殘留百姓，則驅令先行，以爲蒙古主力攻塞曼堪之盾，土耳其之正規軍此時由於背後受擊，已陷於狼狽混亂之中，開始被迫陸續撤退，而快速之蒙古縱隊，乘之以行圍擊，與以集中殲滅。

同時復行編組兩攻擊師，——約二萬騎兵，——命其獨立担任統制機構之破壞，（

當時係克斯明沙 Khwarezmiān Shah 所屬之朝廷)此快速縱隊，偵知宮庭之所在後，突卽與以襲擊，迫使沙之朝廷，向南方遠遁，仍循土耳其軍隊退却之路線，向巴爾克(Baskh)撤退，而此兩師跟縱追擊之，致令沙庭所處境况極其狼狽，是時沙再由巴爾克逃亡後，所隨行者，僅其近支親族及少數貴族而已，至此，沙之統制機構，已全瓦解。亦難期再與其敵人相持對抗，至沙個人復受蒙古騎兵之窮追緊迫，終於被逐抵裏海(Caspian sea)，墮水幾瀕於死。

失却中央政權之統領，各地土耳其軍隊，頓形孤立徬徨，因之戰鬥能力，益一蹶不振，新軍之召集補充，亦不知集合何處，加以作戰地設防城鎮，遠居邊境，而於後方動員之前，已被擊破，故無法構成新戰鬥正面，經五六週之抗拒，此強有力之帝國，卽告全部崩潰，散居各境之土耳其殘餘部隊，立於戰敗恐怖情緒之下，獨處乏助，卽其領域十哩以內，亦難免遭受任何不意事件，境內交通幹綫，蒙古鐵騎亦不放鬆，對結隊亡命之輩，追逐驅馳，致使彼輩如鳥獸散。

某評論家曾述及：「生者對垂斃者之忌妒，其必置之於絕境而後已」。

俘虜均驅令拆除城鎮之堡壘城牆，而後殺戮，暴屍於廢墟，任其腐爛，蒙古復遣隊隱匿於瓦礫廢墟間，有歸返原址之居民，則予以捕殺，如此有生機之村鎮，崩潰有如腐瓜之剖開矣，無所云規章，亦只按蒙古軍之軍事需要，迫行惟一之律條，凡違命者卽

處罪。

民間所有馬匹，悉強迫徵收，殘留土耳其民間，盡失其慣常之交通工具，一切道路，全由蒙古領有，而由蒙古韃虜克斯，*Darngashis* 或道路管理者，全權總制處理，所有昔日土耳其之行政規章，盡者廢除，而代以征服者之嚴酷武力統制。

總觀此役之防禦方面，所以短時間內被擊潰者，最大原因，實由於成吉思汗所帥領之縱隊，以敵人難預期之速度，轉進沙漠地帶，施行迂迴土耳其軍之背後。

奇襲方式

蒙古摧毀金朝之時，曾採用卓越之戰略，金朝乃一向武之國度，其疆界之西北，均有叢山峻嶺以爲拱衛，而北部亦構有連亘之防禦工事，當初蒙古確無以武力攻略其邊疆之嘗試心。

嗣後採用奇襲，以三攻擊師編成之部隊，遣往西藏，潛過幾不能通行之地帶，直抵金軍背後，成吉思汗之子突溜律往詢速不台，向之求教，於抵達金軍當面時，應採何處置方爲適當，速不台與以解答：「彼輩均生長於城市，不習勞累，擾亂拖累之足矣，爾後再求之戰鬥，汝必能敗之也」。

突溜律信其言，俟於金軍對峙之時，蒙軍卽行退却，誘致金軍於山岳地帶，預置之

精練部隊，相與牽累之，此時寒冷交襲，饑渴難當，使此重甲之金軍，疲於奔逐而力竭聲嘶。

蒙軍看破時機，於山地開始反攻，企圖將金庫壓迫至平原，當微遭困難，而此時速不台之主力，已突進金朝北部疆界矣，——先於金守備部隊，在氾濫黃河流域低地帶時突進，金軍因背腹受敵，突溜律之快速部隊，及速不台率領之蒙古主力，相對箝制夾擊，終於潰敗而陷重圍，於平原地帶，正使蒙古包圍容易奏功也。

蒙古軍如是指導戰鬥，實係遵循孫子兵法之宣示，「勝兵先勝而後求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」，之法則焉。

速不台詐襲南京

蒙古欺詐技巧，能不施之於戰鬥初期，而行之於末期，——誠最艱巨之技巧也，速不台以圍困之態勢，企圖襲擊具有堅固防禦城堡之南京，雖耗時六日，強攻及各點襲擊之舉，均歸失敗，故決中止此徒耗實力及生命之戰鬥，另起建長達五十四哩之封鎖壘牆，對此倔強不屈之城堡，加以圍閉，南京是時留居城內之人民，有四百萬之多。

此種封鎖，釀成城中人民之飢荒，及時疫之流行，然彼等仍不投降屈服，因之速不台思以詐取，宣揚城內如能付以賄賂，即行班師，中國方面信之，果如言送出鉅額金賄

，買其撤兵。

速不台領款後，果即回撤，放棄封鎖綫，但此實詐敵以信耳，實則調遣大軍於中國不能視察地區以外，將息其兵員，並趨避瘟疫之危害，俟中國確信南京已撤圍時，蒙古軍猝然反擊，以此奇襲，瓦解中國軍隊，而盡殲中國之主力。

是時中國之抵抗決心意志，以及聲勢之雄壯，足能耐受一時飢饉，逐退蒙古攻擊，然以未能洞察敵方之詐欺，而對其撤回，確信不疑，而蒙古是役得以微少傷亡之代價，獲佔南京者，欺詐之果耳，誠然，於全期戰爭中，其欺騙之手段，實為最具功用之武器也。

一九一六年，福根海 *Falkenhayn* 與德皇太子之攻擊凡而登要塞，無論其使用之戰術如何，強襲之結果，終遭失敗，雖自矜砲兵火機動巧妙，而以法軍之放棄及固守，乃基於戰略上之目的，已否達成為準。故以此要塞讓與德方，內法軍之恢復，反如是迅速，德之強攻，未能以奇制勝也。

福根海及皇太子之戰術應用，顯然違背二千年以前孫子兵法始計篇所示，「凡戰者以正合，以奇勝」，兩有此失。

今日之德國，已盡習其學矣。

貝顏之和平攻勢

採取和平攻勢，至低限須略取之意圖，嚴爲掩蔽，而以其他之手段爲迷彩，此蒙古極超越之欺騙也，副將貝顏及忽必烈汗曾聯合使用以攻南宋，南宋之疆界，時於長江以南，數世紀均未被外族所侵襲，其人民多習於和平體制，人力亦極雄厚。

蒙古侵入人力優勢之宋朝，當時竟超過蒙古三十乃至四十倍，但彼等能避免敵正面對峙，形成陣地戰，而審慮當前城池之大小，及慮防禦者戰鬥力之強弱，以爲應付，可能時則試之以閃擊。

其戰略在避免激動全部宋民之反抗，貝顏部隊向南運動，至極緩慢，一變其遠征之態勢，而爲夏季之野營然，同時散佈標語，條示「不准傷害生靈」等口號。

所有之派遣隊，及側衛掩護部隊，悉配備以農作工具，用以分配隣鄉農民種植農作物，或則送與食物於四村，而貝顏每遇時疫流行，輒由蒙古各師令其分施藥品，以買好人民。

當被迫爲戰，或圍襲城池，對死難之敵，恆恭敬安葬之，並由貝顏親爲祈禱，所屬部隊，亦遍傳預作之和平宣傳，要義在鼓動宋民勿入兵役，言宋朝統帥招兵買馬，專爲人民造就困苦，致使農藝荒廢，而蒙古人係爲輔助和平制度者，凡宋民有棄却商業，田

地，而參加軍隊行伍者，實爲至愚之舉，雖則蒙古極愿保護其生命，但遲早均將被蒙軍殺戮。

誠然，此不流血戰之戰略，——或戰而企圖不流血，——對蒙軍紀律上要求，至極嚴厲，以達所謂秋毫無犯，樹立軍隊於敵境之信心，一兵士，因於耕地中不告而私取大葱若干，因之以遭斥革，於此可見軍紀之嚴肅也，此外此種戰略之要求，須有特殊之耐性，——此爲蒙古特具之耐性。

宋朝具有之戰鬥能力，既漸被懈怠渙散，當朝權貴，雖仍圖重振士氣，力求發動最後殊死之反抗，但大勢已去，情況並不有利，經九年拖延，所有宋朝統轄之城池，終爲蒙古兵不血刃而告克服，貝顏採取此種戰略，雖爲現代若干世紀以前之創始，然亦空前絕後矣。

考究此種和平攻擊戰略之使用，完全依賴欺騙之宣傳以爲支援，蘇聯紅軍曾於一九三九年九月，試用之於波蘭，隨後用之於侵略芬蘭，但使用方式，頗不精巧，未能盡達掩飾之周到，故於軍隊開進數小時以後，其猙獰面目，已全暴露無遺。任人均知紅軍之真目的，全在以武力佔領波蘭，而對佔領區域之居民，雖力事宣傳，紅軍實爲反抗資本主義之統制而進兵；但言行殊令居民一看即知紅軍真義所在。

德國亦以同樣方式，廣事宣傳和平態度，以爲掩飾，軍事佔領挪威，德國之解釋，

佔領挪威各港口之用意，實在保護挪國，免被英國攻擊，而實際德軍之行動，顯係全爲武力佔領，故其軍事發動之結果，與挪威軍隊會作二十四小時之爭鬥。

運動戰之速戰速決

蒙古一般之戰法，多不實施陣地戰，先敵使其部隊迅速侵進敵境，以獲得迅速之利益，佔敵機先，爾後廣闊推展佔領地域，故軍事行動之勝利，大半由於贏得時間迅速之利益而獲得。

爲確保此種既得之利益，其戰術策略之第二步驟，始派遣攻擊縱隊，基於獲得先制之利，此所遣派之攻擊縱隊，戰鬥成功之公算極大，設不遭遇另外不預期之情況，攻擊縱隊收獲之戰果，純爲運動戰速戰「先制」所致也。就戰術上論之，蒙古並非以大部隊之優勢之制敵，而以最精練之小部隊，按照詳密之計劃，以快速運動，制敵於發動準備以前。

運動戰之要旨，全在快速，一九一四年，德國會本斯旨，施行右翼旋迴運動戰——先行佯攻及局部奇襲——用以突破堅守以待之比利時，更擊潰英法聯軍，進迫巴黎，幾達海峽港口。

復觀一九三九年，德國區分四攻擊軍團，亦採用運動戰，（每軍團均配屬以摩托化

之先頭部隊），圍迫華沙，致擊潰波蘭尚未使用之大軍，德軍採取之戰術，於開始發動之前三天，純以空中轟炸促使波蘭動員困難遲緩。於是，波軍未完全完了準備之際，只需兵力兩軍團，即能突進華沙之保衛線，更無須大軍會戰而求最後戰果，德軍復利用地面砲兵及轟炸機之轟炸，無重大之傷亡而結束戰爭。

蒙古於企圖避免會戰之中，更促戰鬥成果之滿意，其所本之戰術，恆於運動中求敵攻擊之，無論於敵軍前面抑或背後，基於戰鬥經驗，蒙古深悉當面敵軍可能之行動，凡訓練有素，未被擊潰之敵軍，多出擊而迎戰，至曾交接氣餒之敵隊，必遠避敵鋒而逃遁，故依據敵情判斷，而行第三期戰鬥部署——繼續突入後之準備——乃盡可能，設法不令兩軍形成主力會戰之態勢，促使敵兵力之分散孤立，誘致壓迫於其有利之地形內。

拿破崙歐洲之著名幸運者，然鮮少完成，或嘗試完成，相似而幾乎不可能之戰績，拿破崙之戰術原則，純依「極優勢兵力」制壓敵人於戰場而擊潰之，再依戰場之勝利，以獲全局戰爭之勝利，但統非有利之久遠策略，試觀此種原則指導戰鬥之結果，自奧斯特里茲 *Awsterlitz* 拜愛德 *Eylaw* 及至包諾丁諾 *Boraino* 最後及於滑鐵盧 *Waterloo*，其最優勢之兵力，亦以兵員之過度耗損終至慘遭失敗。

然後成吉思汗諸次戰役中，從未發現被束縛於戰場之戰例，而此征服亞洲之英雄，視所屬蒙古人之生命，極其珍貴愛惜，使用於戰鬥，亦極節約，故能避免奧特斯茲之結

果，而永無滑鐵盧之收場，又於傳聞中言速不台於征服歐洲時，曾贏得三十二次大戰，六十五次小戰，此說果確。則每役之兵員損耗，其補充又來自何方？可見其節約兵力之戰術矣。

孫子曾經宣示而令吾人着意「爲將者不於戰場以獲勝，爲首功」。運動戰之理想與實際，古今固皆另有會心矣。

至此吾人考慮蒙古所採用之戰法，是否可爲理論上之原則？統觀蒙古之戰法，全在避免主力之會戰，而採用運動戰法，達此目的，計有三方式：（一）滲入（即避免敵人防禦最堅固方面，不採攻擊手段，迅速爲間隙穿入，求敵後方部隊攻擊之）；（二）翼側攻擊，（對防禦之敵，不行正面攻擊，而行迂迴運動，包圍攻擊之）；（三）反攻。

以上之三方式，於今日，欲期達成目的，必要求使用部隊，經長期之嚴格訓練而後可，關於上述之第一第三項，德國可謂盡得其奧矣，其於戰術上講求攻擊過程之迅速，亦在捨去堅固方面，而選擇敵之弱點或其錯誤方面，對堅固陣地之略取則以特殊裝備之部隊擔負之，德國攻勢防禦，乃盛及極一時之彈性式，陣地第一線之正面，僅配置極小限兵力而控制大部隊於第一線陣地背後，以準備誘敵於有利地形，相機反攻。

蒙古戰法，已漸爲世人所注意，而以舊戰法新戰術之態勢，爲當今軍界所引用，尤以掩護及運動之祕匿，滲入戰鬥之出敵意表，或作戰術之佯退，誘敵追擊，而於其翼側

施以奇襲，均以往日示範爲藍本而更與以改進。

蒙古卽以此種策略，力避陣地戰，而於一二二二年擊破俄羅斯之兩軍團於卡爾加河，Khalka River，速不台亦於一二四〇年戰役中，擊滅歐洲聯軍。

蒙古以少勝衆，出奇制勝，恆以無何重大傷亡，而求最大之殲滅效果，一二四一年三月，歐洲聯軍，以其主力集結於多惱河畔之布達（Buda）地區，同時招集各邊區之國民兵，裝備編組，後亦由所委指揮官集合率隊向布達集中，爾後於是地開聯軍會議，商討應取之作戰計劃，及決定主戰場之所在。

抵布達之一般高級指揮官——匈牙利王，教廷主教，貴族。法蘭西壇卜拉斯統帥等，——正聚精會神於喀爾巴阡（Carpathan）山脈方面，設使蒙古由此方向，施行側面攻擊時，聯軍應如何以應付之，當時聯軍士兵之素質，多基督教徒之勇士，戰法則長於短兵相接之白刃戰——大部均徒步戰鬥，意志方面，則因當時聯軍忽略蒙古軍之價值，以其非上帝造生之異教徒，不能面當聖軍，故均具堅確信念，以彼厚甲全武裝之聖軍，必能不費吹灰之力而收全勝，聯軍之大部隊，係由匈牙利，克魯斯，奧大利亞，法蘭西壇卜拉斯，及各小國所組成，全屬當時之饒勇模範軍隊，且士氣旺盛，無不堅決一決雄雌，但聯軍極忽於敵情搜索，對蒙古運動方向，當前敵情，毫無所悉。

聯軍會議，正孜孜於討論時，給與蒙軍有利之機會，充分之時機，展開動勢攻擊矣

。先遣之四攻擊縱隊，直趨喀爾巴阡山脈，掃蕩弱勢之守備地區，嗣後會合轉擊堅固地區，計先後擊潰者，有斯拉夫，波爾斯，敘利安，及權斯威尼安日爾曼 Transylvanian Gornans，蒙古係採取有利之鉗攻 Pincer attack，越過聯軍動員之地區，而對布達集中之主力，加以鉗鎖，選定布達附近之多惱河地區，爲迅快縱隊之會合點，時間定於三月十七日。

三月十五日，聯軍首腦始獲得前哨返回軍官之報告，宣稱蒙古軍隊已過喀爾巴阡山二百里矣，此不幸消息，卽聯軍開始第一號情報，迄第二日，選遣部隊已於聯軍主力背後沿河一帶發現矣。

匈牙利王統轄之聯軍，當遭奇襲，然未陷於混亂，蒙古軍並未冒然輕行渡河攻擊，亦無渡河施行殲滅戰之企圖，蓋避免重大傷亡故也。

兩週以後之情況，聯軍集中十萬餘之大軍；渡河以求決戰，然並未發現蒙古主力所在，僅少數乘馬巡邏隊而已，大部隊則先行撤退矣。匈軍及其他聯軍，立即跟蹤追擊，直向東方前進達六日，遠背外惱河，但仍未追入免脫蒙古馬隊，至六日夜，乃擇地屯營，構築工事，其營地四圍環拱以小山，正面則以小河塞約 Sava 以爲障礙。

鑑於逃歸俘虜之警告，蒙古軍隔河只有六里之遙，因沿塞約河，越過所有橋樑之敵岸，特派遣有力之警戒部隊，其士兵則選精練者任之，爲防不意奇襲，營地外圍，亦護

以貨車。

入夜後，蒙古即發動攻擊矣，聯軍警戒部隊，如期被壓迫撤退，盡毀所有橋樑，而蒙古則自兩翼自行架橋，立即攻佔基督軍陣地兩側環繞之制高點。

翌日白晝，聯軍重士軍，即由陣地出擊，然迄不得逞，均受挫於蒙古遠戰兵器，如弓矢，戰具等斜射側射，而首遭失敗。第二次，復由壇卜拉斯督導再度攻擊，仍難達蒙軍面前以白刃戰而敗。

爾後蒙軍盡挫聯軍銳氣，旋藉發烟掩蔽，自行撤退，更利用濃烟誘致敵人，迷失其方向，漸次進入起伏錯雜之地形內，局部圍困分割之，而施以各種殲滅，致使壇卜拉斯之部隊無還者。

其他位於車輛環後，藉工事掩護之基督軍主力部隊，仍極頑強不屈，蒙軍亦進擊之，僅以遠距離放射火箭，沮喪該總之士氣，聯軍亦不能近達蒙軍，久之，被迫放棄原陣地，向西方撤退，此方向乃蒙古預留之安全地帶，誘迫敵軍經此封鎖口以行撤退。

蒙軍仍不直接攻擊，六日以內，均運動於聯軍之兩側，刺殺落伍傷病兵員，同時臨機殲滅側翼之零星小部隊，於山林地帶，即以此種戰法逐次圍殲，屠戮敵軍，歐洲聯軍之死亡總數，達七萬人以上。

此種大屠殺，於蒙古軍事征服過程，並非奇罕，速不台擊潰中歐聯軍之役，其消滅

敵方人力，亦與此次相差無幾，而蒙軍之殲滅手段，以不與敵方接觸，而只行局部之地區包圍閉鎖，故本身之兵員損耗極微，此役之得獲全勝，除行運動戰法之外，關於攻擊架橋作業，及遠戰兵器之得力，於物質之補益甚大也。

雖東歐人民，戰鬥精神之堅毅剛強，亦與蒙古相伯仲，但蒙古攻擊之方法優良，故遭敗北，尤以基督軍戰鬥開始之前，未能嚴密搜索，獲得敵情，受害不淺。

攻略地區之統制

蒙古進擊於開化國度略取勝後，則按既定計劃施以統制，或可言為攻略地帶統制法，或攻略地區之統制。

大軍閃擊克服之城鎮，隨即撤毀構就之城堡工事等，以促敗敵軍，無法圖謀反攻，俾蒙軍得按序分裂征服國之內境，至原有統制之帝王，即予以逮捕處死，或放逐他地。交通道路，亦與以佔據封鎖。馬匹馱獸，一律強行徵發歸軍，牛羊則搜供軍食，殘衆按其平日習業，有特技者，留軍服役，並給與一切供應，壯丁則拘留充預備隊，俾爾後攻擊，以為前驅。著名學者，科學家，均被送往東方戈壁地帶蒙古京城喀瑞克顏。

嗣後經由中國籍之祕書等，施以戶口調查，以備征收賦稅，農民仍使其收割農作物。

如是取用第一攻略地帶之人力，協力第二地帶之略取，並利用各種手段，促其彼此叛亂，以達以夷制夷之利，而第一地帶之殘下，多迫使從軍，故大軍離境，只需留置極小限之警戒部隊，足以統轄控制矣。

如蒙軍發覺敵人先後發動，則逕行繞攻遼遠之敵後，燒毀敵境之軍需品，蹂躪毀壞一切之補給機關，以斷絕敵後之供應，而無法維持其出戰。

蒙古歷次攻佔區域，均按當時一國之情況，而加以限制，所劃定之地區，多以地理之形勢，或其他一般之情況而定。蒙古自戈壁外侵，一二三五年至一二四二年進攻西方，於集中攻擊俄羅斯大平原及森林地區之前，其劃定地區，第一地區，竟遠至伏而加 Dolga 第二地區則遠伸幾進抵波羅的海克甫海濱。第三地帶則越過喀爾巴阡山之地障遠達多腦河。

此種攻擊地帶之統制，係任避免深入敵境後，形成突出，使各地帶之攻擊部隊，對已攻略之區域，不致因突出而遭敵人反擊，而使大軍之攻擊，被迫採取守勢，因之蒙古攻擊前進，各部隊均嚴格保持密切之連絡。

蒙古之攻擊既按已定計劃，逐步實施，故善利用以戰養戰，對攻佔地區之財富，勞力等，均施以統制而充裕其戰鬥力。為使攻佔地區財富收集較易，蒙古亦利用一般教會之牧師，以令來自戈壁之騎隊，熟知異族習性，俾使無所詆犯其宗教，此懷柔方法，則

利用牧師爲居間。

德國如今亦仿效蒙古地帶方法，以行戰略之擴張，例如捷克之資源，尤以軍火武器，被掠劫以進擊波蘭，荷蘭及法國。其入襲波蘭乃前導以德國之摩托化師團，其後隨以由斯拉夫人及捷克人組成之派遣隊，其襲經塔拉 Tatra 山地時，亦以空軍使用於前，悉繼用此項派遣隊，更以德國砲兵運動於最後。

被佔領之波蘭，立由德國派遣新統制者，掌理該國之行政中樞。

嗣後厲行糧食統制，促令人民不得不依賴新軍事政權以求生活，他如民衆領袖圖謀叛亂，或企圖反抗者，卽不惜與以放逐或處死，卽蘇聯亦如法對付佔領區域，此外不容刻緩者，分化離間之不幸及磨難，實爲一般智識份子所造成，而與普通人民無關；或蘇聯紅軍托辭之波蘭之困擾禍端，均僅由資本家大地主所挑起等語，然欲領腦力精敏之波蘭人民，堅信不疑甘供驅使，亦屬不易也。

吾人已知蒙古之攻擊，學術上之理論，雖屬至簡，然亦現代軍學上極有價值之教訓，歐洲當工業復興以後，會歷一長時期之和平階級，武備廢弛，考慮蒙古之稱盛，可具以下三結論：

- 一、歐洲缺乏傑出之軍事天才家，當時之亞洲，則產生超凡卓越之戰術家。
- 二、當時之亞洲，悉能理解採取「新」方式擊潰其反抗者。

三、若以同等裝備論之，實凌駕歐洲戰鬥力以上。

另一方面，蒙古純以所有國民充當兵員，士氣極旺盛，團結牢固，而易收協力赴戰之效。雖所受訓練短少，然用之施行突擊，亦往往能攻下曾受長久軍事訓練之部隊也。

最後論及現在之陸地閃電攻擊，如以對方缺乏相同效用之軍事裝備及組織，則企圖施以有力抗拒，誠屬不可能，更以空中配置，增強對地面威脅襲擊之機能，用以增速攻擊所需時間，今之德國已對閃擊之旨趣，多次明瞭表白矣，而快速坦克車隊，繼之以摩托化步兵部隊，以及機械化部隊，其使用及性能，遠勝於昔日蒙古騎隊，而其思想實本諸蒙古之舊戰法。

總之德國今日之收獲，可視對蒙古戰役研究之結果，究如何詳論與探討，固無須計及，但關於蒙古攻擊歐洲一類之學術刊物，出版者甚多，法國亦有是類著作，而英文本則毫無刊出也。

（此文係美國海岸砲兵雜誌所載（Coast Artillery Journal）原名（The mongol Method of War），於一九四〇年十月一日，出版於華盛頓。）

126, 21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0 2408B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出版
中華民國卅七年十二月再版



著者 布爾霖

原譯者 沈穎

(附錄除外)

再版者 童翼

印刷者 中訓團印刷所

12192